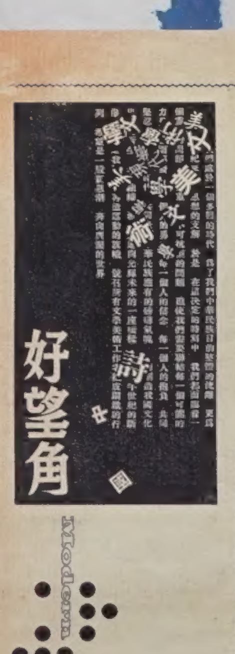
六〇年代剪貼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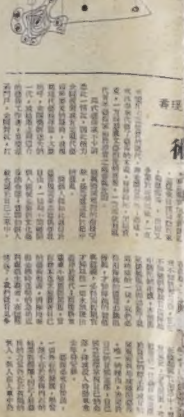
也斯編


70年代
THE 70's BIWEEKLY
第24期


中國革命中的「黑手」
殺人盈野的暴行
無政府主義
保衛釣魚台運動往何處去?
孟加拉
南越的民主選舉
文藝 詩
捷克電影
現代攝影藝術介紹
德國畫家作品簡介(一)
我是誰?
音樂


1
中國學生周報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兒童樂園


好望角
EDITION



六0年代剪貼冊

也斯編

藝術中心要搞一個六0年代的展覽，何慶基叫我把一些舊東西找出來。我有一個房間，堆滿了種種還沒有扔掉的東西，現在人根本沒法在裡面生活和行動了。我好像潛水那樣屏著氣沉進去，直至快窒息了才又帶著打撈到的東西急急浮上來。奇怪的是那些在水底絢麗的東西在外面此時此地的空間裡有時也會失去顏色。這不禁令我自問我到底在幹什麼？我是在考古我經歷的年代嗎？我是在尋找人們認為浪漫的東西？抑或我希望這樣的來來回回，可以幫助我認識那個時空，也幫助我認識這個時空？

我六0年代不少朋友可能都有他們的剪貼冊，我卻是個一直沒有剪貼冊的人。我好像一直沒有好好保存我自己的東西，也好像一直沒有找到一個令我安心的空間讓一切歸位。但這裡的東西其實不是我的東西，是這個社會這個文化空間不同時期人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因為官方不重視這些東西，因為民間某些偏激的暴力也不要知道這些東西（一位過氣政論家接受西報訪問，一位中大畢業的女作者在電影雙周刊上撰文，都同樣貶抑香港文學資料的整理）我們有什麼辦法？大概只好像手工藝人收集小玩意，給有同好的人交換欣賞。人家大鑼大鼓要來寫我們的文學史，我們懶得聲張，只在這兒剪剪貼貼搞些小玩藝兒。

私人的剪貼冊是沒有歷史的權威的，但儘管這樣我還是擔心遺漏太多。我的美術和助理編輯大概在心裡抗議我無止境的打撈，到了截止時間還不斷改變主意不想定型。我是擔心你把剪貼的東西真當成歷史呢！我可以保證，兩個月後我又會想到另一個重組的方法。不管了。也許這可以引起更多人去做他們的剪貼冊？我相信這裡面的人都不會介意我剪貼他們的東西吧，雖然我未申請版權，也未以此謀利，僅是把拾來的東西放在地攤上讓更多人欣賞而已。多謝六0年代的朋友創造了這些東西讓我檢拾，多謝九0年代的朋友與我一同用新的眼光重讀昔日。

目錄

六0年代剪貼冊

出　版：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港灣道二號
編　輯：也斯
助理編輯：楊美儀　黃少儀
美術編輯：黃少儀
菲林輸出：Chain Express Output
香港藝術中心一九九四年出版

香港文化展覽系列之一
An exhibition of Hong Kong Culture Series
籌劃者及主辦者：
Organised and presented by:
香港藝術中心
Hong Kong Arts Centre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項目
With 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畢加索：牧神的半身像

發刊詞：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

新潮社

1

「這是禁果！」——

如果想看「巴黎的陷落」一些風雨前夕的混亂，靜靜的頓河岸上壯麗的鬥爭圖，或者想知道老人與海的搏鬥和勝利，踏過剃刀邊緣是否成仙印度便是正果？盲女日特露德耳中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在樂園裡，我們會受到告誡。然而，那是禁果嗎？夜來央時波蘭少女窗前的一盞燈，水仙辭中一個臨淵自顧的美少年，這世界是多彩的，有各形各式的美麗。但是，告誡一再擲來：「這是禁果！」

這不是可以自由採摘的，可是，那是真正美麗的呵，禁果取下來了，我們犯了誡條。樂園的境域中不容自我的抉擇，叛逆者被加上標誌，刑罰的預兆。可是，在禁果上我們嚐到了真正的甘美，應該有一個更多這些果子的樂園！為什麼這是禁果？為什麼要造作我們的界限？為什麼不容許要求一個新的樂園？真正的美麗不是矯飾，而是沒有界限的，亞當夏娃應該有夢想的權利，歌唱的自由，正如普洛米修士應該把火種傳遞人間，如果是找尋充滿美麗果實的樂園，那路途不是通向異端，這世界上沒有禁果！

於是，我們衝出了舊的樂園，那兒變成我們的枷。然而，枷以外是什麼呵？並非踏出門檻的就是新的樂園，沒有枯朽果實的樂園不在眼前。

2

這是神話嗎？不，這是事實。

我們處身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悲劇階段，新的黑暗時代正在降臨。

會經是惶惑的一群，在翻天覆地的大動亂中，摸索過，爭鬥過，吶喊過，同時，也被領導過，被居牢過，我們曾一再相信找到了完美的樂園，又再一被欺騙了，心耕和魔道代替了幸福的遠景。我們希望，我們期待過的前騙，今天都倒下來了，迷失了，停止了探詢，追尋，大家沒有方向，在衝撞，在陷落，在呼救，然後趨向頹廢和死亡。

文藝的潮汐從遠古奔騰而來，到今天，在這裡，水花靜止了。

然而，潮汐終究還要澎湃起來的，總要過去，黎明會來，苦悶的炎夏接着是清秋。世界永遠是美麗的，人不能永遠自己加上鎖鏈。黑暗時代經過冗長的歲月，人們在窒息中依然看到了文藝復興的光芒。壓制會消除，人性必然歸來。

沒有希望嗎？不，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帶來了新的世紀。今日，在一切希望滅絕以後，新的希望會在廢墟間悄悄復甦，對琴會再譜歌，我們恢復夢想。也許在開始，我們祇想到一片小小的淨土，我們可以唱一些小歌，講一些故事，也可以任意推開窗去聽遙遠的歌，遙遠的故事，然後我們想到這原是千萬人的嚮往，一切理想的出發點，於是再想到一個我們敢哭、敢歌唱、敢說話的烏托邦。那樣的新世界總會到來的，——如果，我們憧憬、悲哀、追求、快樂和爭鬥的本能沒有湮滅。因此，我們想到呼喊，要舉起一個信號。

我們要重新觀察一切的世界。我們要求一切靈性的探求者，在這裡立住腳。我們不認可伏在過去屍骸上哭泣的人，正死亡的是那些自願爬入棺底的生者。你揹着包袱的，拖着腳鐐的，都來吧，這是一個寬大的門，容忍的門。理性和良知是我們的旌旗和主流，緬懷、追尋、創造是我們新的使命，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鬥士的，請站起來，到我們的旗下來！我們期待你，歡迎你！

讓我們採一切美好的禁果！扯下一切遮眼屏障！剝落一切粉飾的色彩！讓我們建立新的樂園！把偉大的火種傳到人間！

法蘭西文學者的思想鬥爭

叔文

3



五０年代的文學雜誌

五０年代主要的文學雜誌有下面幾份：

《人人文學》，黃思騁主編，主要的作者有力匡，夏候無忌、黃思騁、林以亮多位，有文學創作和翻譯，也有學生文壇，讓學生投稿。

《文藝新潮》創辦於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八日，一共出版了十五期。由馬朗（馬博良）主編，主要鼓吹現代主義的創作、翻譯與理論。但同時也回顧五四的優秀創作，與台灣文學交流。在翻譯方面，不僅譯介英美現代主義詩作及法國存在主義作品，眼界也包括南美作家帕斯、包蓋士、東歐作家伊安尼斯高等人。第一期創刊詞呼籲採啱文學的禁果，並介紹馬爾盧等介入政治的法國現代作家。創作方面有李維陵、楊際光及年輕一代的崑南、無邪等人。對現代主義的介紹，亦間接影響了稍後台灣雜誌如《筆匯》等。

《文學世界》創刊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黃天石（傑克）主編，香港中國筆會出版，以穩健態度介紹傳統文藝，接觸世界文學，以達「四海一家」理想。創作以寫實風格為主。

《詩朵》，王無邪、岑崑南、葉維廉三人合編的詩刊，一九五五年創刊，出版了三期。

《文藝世紀》，一九五七年由張千帆創辦，夏果主編，純文藝刊物，每期有「青年文藝專頁」，刊物辦了十二年，一九六九年結束。

詩朵

詩朵出版社出版

請注意：本社第一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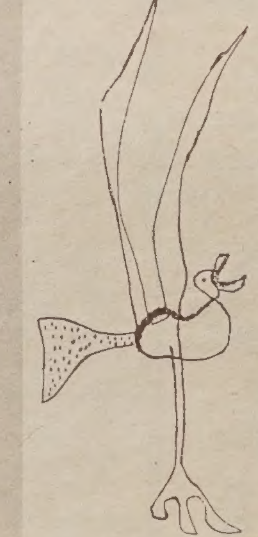
崑南著——一篇年青人的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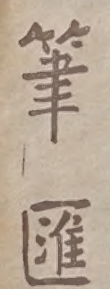
吻，創世紀的冠冕！

預約八折　郵票請逕寄本社

全書百頁餘　每本定價一元

十一月初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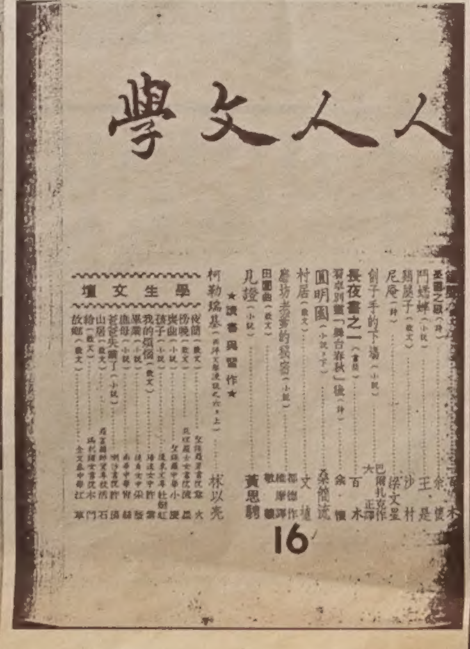
奧尼爾特輯

革新號

第一卷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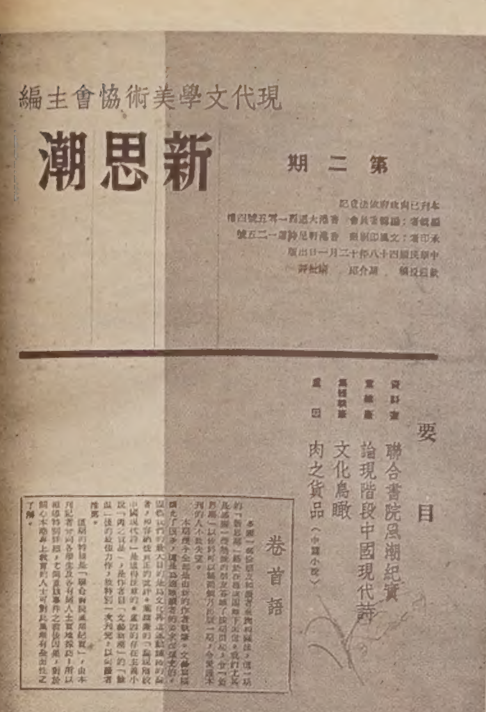
筆匯月刊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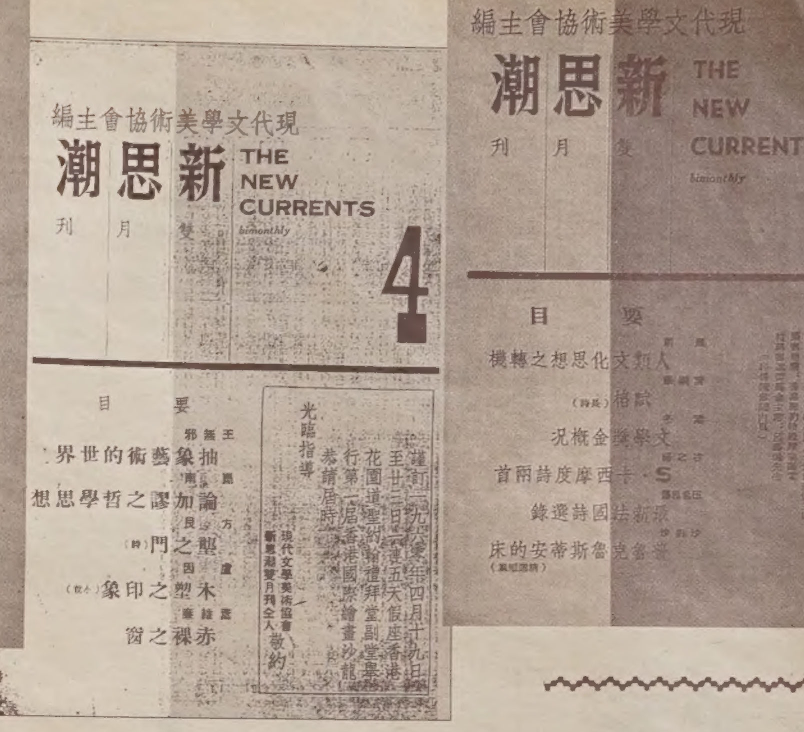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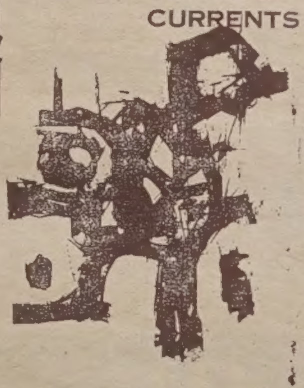
文學世界

創刊號目錄

傑克創辦







創世紀詩刊

六十年代詩選

新思潮小說叢書第一部　地之門

訂閱本刊辦法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草擬）

為了我們處於一個多難的時代　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目前整體的流離　更為了我們半世紀來文化思想的支解　於是　在這決定的時刻中　我們都面臨着一個重大的問題　這個重大而不可抗拒的問題　迫使我們需要聯結每一個可能的力量　從而要發掘每一個人的勇敢　每一個人的信念　每一個人的抱負　共同堅忍地正視這個時代　共同表現中華民族應有的磅礴氣魄　共同創造我們文化思想的新生　這個組織　希望是通向光輝未來的一座橋樑　跨過這半世紀的荒崖　希望是我們文化再邁進的旅輪　號召所有文學美術工作者組成鋼鐵的行列　希望是一股新思潮　奔向廣闊的世界

請所有有共同願望　有共同善良的願望的年青人緊密地結在一起　結在一起肩負一個偉大而光榮的使命

文學美術協會．新思潮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一九五八年底註冊成立。在這之前，他們成員岑崑南、王無邪與葉維廉曾於五０年代中創辦《詩朵》，其中有〈免徐速的詩藉！〉、〈試評「高原的牧鈴」〉諸作，批評了五０年代的浪漫詩風，鼓吹現代詩的創作與翻譯。詩朵社並出版了崑南的詩集《吻，創世紀的冠冕！》。協會在五九年創會的宣言中，提到「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目前整體的流離」、「文化思想的支解」，希望聯結各方力量，「共同堅忍地正視這個時代」、「共同表現中華民族應有的磅礴氣魄」、「共同創造我們文化思想的新生」。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同年創辦《新思潮》，有文學及藝術的評論與創作，譯介了西方現代作家如普魯斯特、田納西．威廉斯、加繆，希門涅斯及法國詩人的作品，亦有與香港社會、文化有關的評論如〈聯合書院風潮紀實〉、〈商業化的文化事業〉等。一九六０年主辦第一屆香港國際繪畫沙龍，並於四月十九日至廿三日在聖約翰禮拜堂副堂舉行展覽。六二和六四年舉辦第二、三屆。《新思潮》停刊後，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了崑南的小說《地的門》。一九六三年又創辦了《好望角》，繼續鼓吹現代文學與美術的創作。

開場白



開場論作家

張列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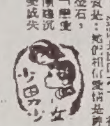
我所不懂的畢加索的畫

淺水灣

北竿島

杞人憂天談書法

情書一封



酥炸生蠔

林亞

詩兩首

題孔子乘車

題文孫圖

向容林

警察與你

語絲



初戀

初戀是被人回味的東西，淡淡的、烟清雲散的……

初戀是尖銳的夢，是人生的一首抒情小詩。人到了中年，還常常會追憶他們初戀的滋味。

柏拉圖式的戀愛，就是初戀的形象；大抵初戀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這是大部份人的說法。在許多小說、戲劇和詩歌裏，初戀都是被人回味的東西，淡淡的、烟消雲散的。

為什麼初戀不容易成功？本來，戀愛的原動力，該是性本能，可是初戀往往……

艾略脫「荒原」插畫

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
迸生着紫丁香從死沉沉的地土，
雜混着記憶和欲望，
並動着呆鈍的根鬚，
以春天的雨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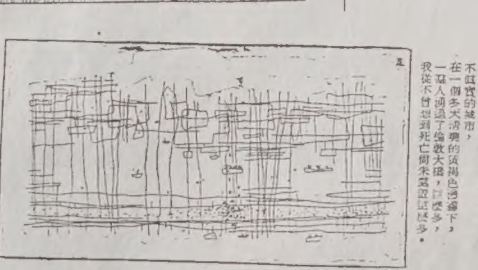
·王無邪作·

·王無邪作·



艾略脫「荒原」插畫（二）

什麼根在抓着，什麼樹枝從這荒蕪的亂石中長出？人類的兒子你說不出，也猜不到，因為你只知道一堆破碎的幻象，曝曬在烈日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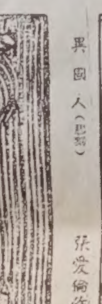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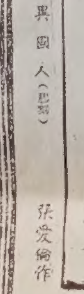
艾略脫「荒原」插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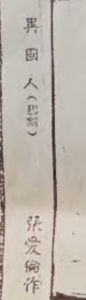
艾略脫「荒原」插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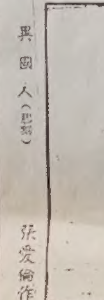
不真實的城市，
在一個冬天清晨的黃褐色濃霧下，
一羣人湧過了倫敦大橋，這麼多，
我從不曾想到死亡會毀這麼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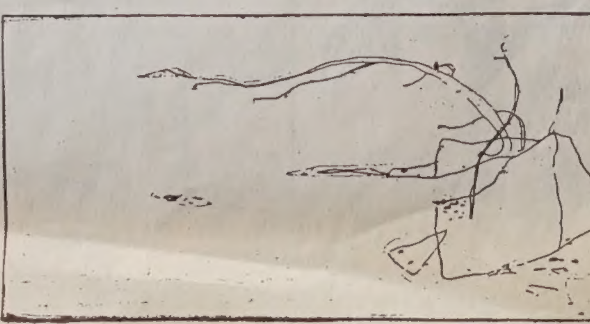






異國人（肥影）

張愛倫作



艾略脫「荒原」插畫（五）

·王無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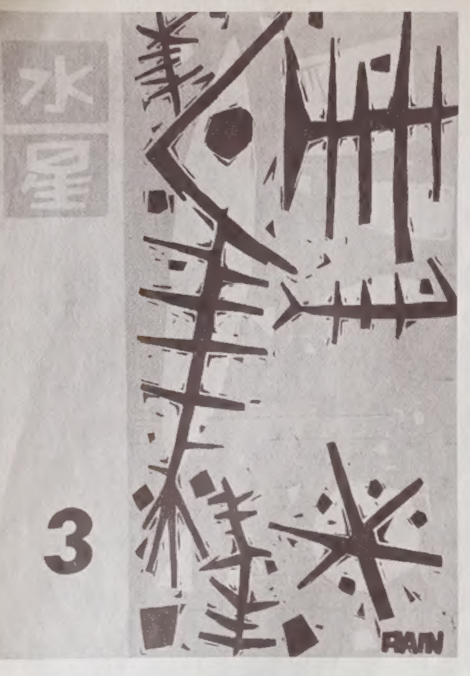
河邊的帳篷破了：最後的手指抓着濕濕的岸邊然後沉下去。風聲過褐色的地上無人聽見。那些女神一一去了美妙的泰晤士，輕輕流吧，直至我唱完我的歌。

淺水灣

《香港時報》〈淺水灣〉是劉以鬯主編的一個每日的文藝副刊，由一九六0年二月至一九六二年六月。版面不固定，有每日專欄，亦逐漸增加年輕作家的創作與翻譯。今日重看最難得是找到當年葉維廉翻譯王無邪插圖的《荒原》，以及王無邪畫的多幅香港素描。膠刻〈異國人〉的作者張愛倫，應該就是西西吧。



淺水灣
環
王無邪作
獅子山（素描）
香港石板街（素描）
王無邪
沙田一角
王無邪
九龍城（素描）
王無邪
香港仔（素描）
王無邪作
香港總督府
王無邪作
尖沙咀（素描）
王無邪作
九龍跡利士巴利道
王無邪
淺水灣
淺水灣 王無邪香港素描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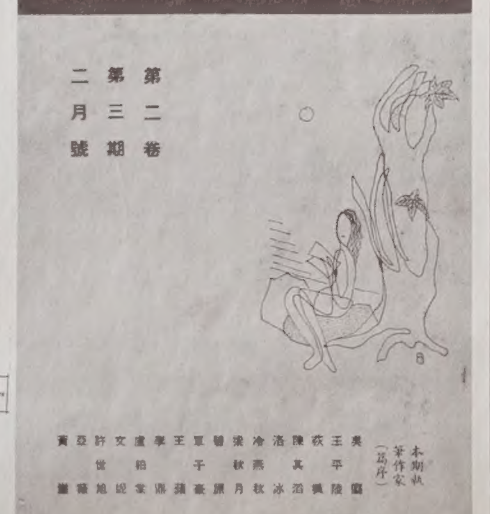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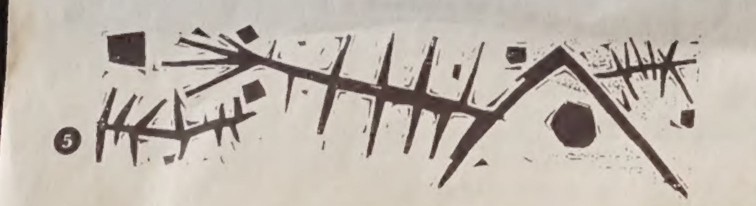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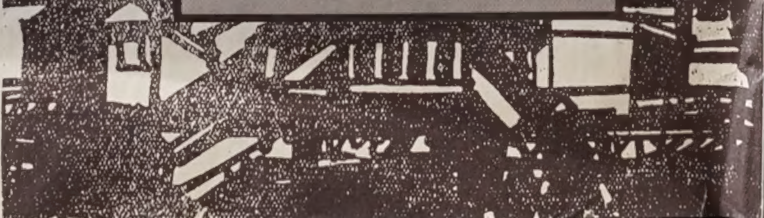












六０年代的文學雜誌

《華僑文藝》在一九六二年創刊，由丁平主編，包括港、台作者如上官寶倫、盧柏棠、楚戈、謝冰瑩、沈甸等，亦曾刊載李金髮的回憶雜文。雜誌後改名為《文藝》。

《水星》由李雨生創辦，六四年創刊，有莫洛亞專輯、水星隨筆等，雜誌設有水星俱樂部，連絡讀者。內容以隨筆散文取勝。

《海光文藝》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創刊，黃蒙田與絲韋主編。據絲韋後來的回憶，是「想把它辦成一個中間面貌低調子的月刊，爭取台灣有稿來，刊物能銷台。」刊物上有舒巷城、史得、姚克、亦有簡而清、李英豪、亦舒。<金鏞梁羽生合論>一文引起注意。是接近左派文藝刊物中最開放的一本。但由於國內文革的影響，刊物辦了一年零一個月就停刊了。

《純文學》在一九六七年創刊，香港文藝書屋的王敬羲為督印人、台灣的林海音任主編，出版香港版及台灣版，香港版增加與香港有關的文化訪談。是走平穩路線的文學刊物，亦有「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欄，介紹五四作品。

《風格》詩頁，詩刊，戴天主編。

《文壇》，盧森主編，以小說為主。

《小說文藝》一九六五年出版，作者有梓人、柏雄等。

《文藝伴侶》，一九六六年創刊，出了四期。

夢與証物

——代創刊詞

崑南

從藝術到付印一份刊物，我們彷彿經歷着熟悉卻殊異的夢境，其中蘊蓄的苦痛與工作，確實標誌了特別的解說或意義。這一連串熟悉卻殊異的夢境發展于日常的事物裏，使我們不得不睜大眼睛，全心全意投身其中，尋求每一斷片的內容：當「好望角」的油墨氣味充溢于眼前空間，我們從疲乏的喜悅中醒過來，不禁輕輕叫道：「一個偉大代價的夢！」

處於現代社會中，人們似乎漸漸感到文學藝術陌生起來，或者他們認爲所謂文學藝術已被科學時代所淘汰，發覺不接觸什麼「存在」，「意識流」，「抽象」等等，一樣舒適地，快樂地生活着；寧願服膺那種羣衆文化的潮流（MASS CULTURE），因此，朋友們忠告我們不要冒險，說：「一點火花在無限黑暗中算得什麼呢？」他們太概找錯了對象。八年來我們無畏地先後出版「詩朶」，「新思潮」參加計劃「文藝新潮」、香港時報文藝版、以及主辦青年畫家個展，國際繪畫沙龍，這農夫般的心情，決不是玩意——文學藝術的工作，對于我們是件亦業，是畢生憧憬的事業。在耕耘中，我們確曾放棄世人所謂「錦繡前程」，朝着世人所謂「傻子才幹」的工作而工作。

我們並不是孤立，空想的一羣，我們確切認識到多年來當代文學各主要問題已在各報章副刊及雜誌上熱烈討論過，而繪畫中的「抽象」漸被認識，大會堂美術館第一批購入的永久藏畫，大部份均是本港新銳現代畫家的作品。凡此種種，皆是「文學藝術植物」能夠繼續生長的「證物」。我們不會坐等陽光、雨份、泥土，現代「知識」充份使我們的「植物」滋長、開花，然後結果。「好望角」也是過程中「證物」之一部份。

偉大代價的夢所引起的疲乏的喜悅的是一種無可比擬的補償，這就是我們所說苦痛與工作中所標誌的特殊解說或意義。

個人創建與藝術

呂琨壽

毫無疑問，[illegible]自由世界中，唯一[illegible]浪漫和不惜任何代價[illegible]的是個人自由獨立的存在，但個人如未經[illegible]對自由與獨立的爭取，實並未懂得自由獨立的真義。

我們卻知道，在自由世界中仍有封建宗法殘餘的延續，尤其顯著於文化落後或專制的地區，把持着藝術的「文閥」和「畫閥」，仍進行黨同伐異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甚用權勢強定藝術家所要走的路向，或借現實的名利誘迫，這現象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又多築於在朝以後，一直至藝術未靈變質的現代，弄走聽從代替了創建，吹捧奉承代替了藝術的本義，層層抑壓，黑暗重重，一方面形成文藝貧乏的再盛，一方面使到現代青年藝術家陷於非常之痛苦與沈悶。

現代藝術家不少洞悉此一情況，因此極力企圖提案或肯定現代藝術所要走的路向，或揭曝現代藝術運動，大聲疾呼，企圖喚醒迷失的一代，或結聚志同道合的藝術工作者，另標派系門戶，企圖對抗，打倒與消滅頑固的抱殘守缺，並造成混亂世紀中的混亂。

倘個人能如此誠信於藝術獨需要創建與爭取自由，一切均不能離開個人縱使是整個文化藝術的命運，實即如個人殼永繫於自己之掌中。

在自由藝術中；我們可能需要在外的反響，包括一切思想行爲與言論的啓示和觸發，但最後的檢定必確立於自己。

我們可能需要志同道合的結集，但目的并不在於人爲力量的抗拒，而在於研討的影响混成個人的散射；眞的，藝術的至終目標純在於個人的創建，我們容或要背叛做成創建的手段，但背叛必先基於對本來的深入與證認，未經深入，實無跳出與背叛之可言，何況背叛之目的仍在創建。所以抱殘守缺者不知新而罵新，實在不知整個傳統實從傳統中跳出的形成，亦無勇氣接受現實而逃避了現處時空的一切，我們必得用傳統的證認去跳出傳統，才知傳統的價值與眞義，必得面對現實，才知以往一切永無理由適用於現代；而趨新驚異者不知舊而罵舊，實在捨本逐末摧毀着自己的藝術根源，明顯地標出是趨時逐勢的急功近利虛僞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祇看見多餘的爭論，而爭論的目的，最後在行爲上必顯明地并非放在藝術的本體與個人創建的追尋上，而必在於現實名利權位的攫取。

現代藝術家有種種理由使自己在孤獨中感到力量的脆弱與單薄，尤其在現實生活中遭受重壓而產生徒然的不滿。而[illegible]位藝術家早就確認；藝術并不能帶來豐足的生活，眞正的藝術品就絕非爲了換取生活而做，天生一位藝術家亦不會爲此而安排使其不用吃飯，而正要在面臨現實生活中，層層逼壓，重重困困，考驗着每一位藝術家選擇於自己的標示抑或甘願屈服而利用或離開藝術。唯一的理由，決定於自己的甘願選擇，自己願意選擇掌握自己的命運，抑或投入時勢羣衆去等待安排。

藝術必來自獨創，一切外在的接觸，學習，無不在於求得內在的結集與醞釀，因此，最強悍的力量仍在於孤獨的個人。個人在人羣中仍得保持與維護個人的獨立，這就是現代藝術家所要走的路向，而在個人與個人的各自獨立中，並立而存，和諧[illegible]同，就是現代藝術家之所以仍要表示其個人主張，結集同道研討，而最後求得個人創建作品的識見與宣示。

有創建才有藝術價值，一切的析傳使用與對所曾有的發覺與宣傳，都不過是文化使者的工作而已，這是文化工作者和藝術家的基本劃分，我們倘能認清這一點，便知藝術家唯一所要走的路向，就是自己作品的創建，尤其我們如此了解藝術的意義和相信人類世界之需要自由時，在自由世界中所要求於藝術家的，我亦相信祇有一條路——一種其可擴展和接觸的散射——拿出作品來。

藝術的路不能由別人釐定，否則人人都可以依徵摹寫；藝術的路亦不能像化學公式般，若干份新加上若干度舊，或是東方佔幾份之幾，西方佔幾份之幾而可以混成，它必來自個人的掙扎，認知，體驗，然後混化成個人的統一階段確定，無固定性，亦無永久性，從個人的作品中便顯示了每個人所行走的路，這條路是由自己走出來的，必得由自己走出來。

藝術家必需知何所爲而爲；必需知何所不屬受而不受；而其所以使其迷本性失本旨者，不外乎離開藝術而另有所圖，是以有醒方知有迷，醒而不再覺則迷於醒亦是迷，故迷而後醒，醒又會迷，知其再迷應求再醒，僅過一點本來誠正之心，以發明自己所走之路是否有所迷失，走出自己之路已離，在現機遇於千變萬化中而恆始終者更難，惟誠如一，體其在我，又何難之有？

好望角

[illegible]處於一個多難的時代，爲了我們中華民族目前整體的流離，更爲[illegible]紀[illegible]思想的支解，於是，在這決定的時刻中，我們都面臨着一個[illegible]可抗拒的問題，迫使我們需要聯結每一個可能的力[illegible]個人的勇[illegible]每一個人的信念，每一個人的抱負，共同[illegible]華民族應有的磅礴氣魄，創造我國文化[illegible]組織[illegible]走向光輝未來的一座橋樑，半世紀的斷[illegible]藝運動的旗幟，號召所有文學美術工作者組成鋼鐵的行列[illegible]一股新思潮，奔向廣闊的世界

美　文　學　術　詩　中　國

Modern EDITION

好望角

六0年代另一份重要文藝刊物是《好望角》，由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出版，崑南、李英豪、金炳興等主編，出版了十五期。

創刊號

好望角
MODERN EDITION
半月刊（本期出紙兩張）
每份零售港幣壹毫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　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編輯委員會
承印　豐安印務公司
發行　麥泉記書報發行社
本協會於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經香港政府批准爲正式文化團體
本刊已呈政府登記
社址　香港德輔道六十二號B九樓
台灣代理　左營明德新村四十號
通訊處　香港郵箱一四九三八號

好望角

樹

炎培

猶未——

辛選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TO WHOM IT MAY CONC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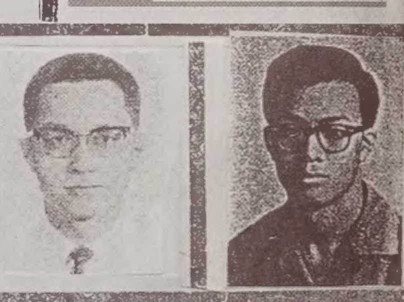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旗向

南崑



北

金炳興

跨過母親的棺木，把七歲以前
摘給你
明天，明天是另一次透支
嗓！車上將有我一屁股的緘默
哭嘛，也不要弓得像棵樹
眼淚掉在地裡
明春墳上會開滿半園的花

趕集的風已過
而背囊藏不下山前山後
這副身子原是根木片兒
一張咀早擱在祠堂裡
說啥？把我繡了又繡
夏天涼得像肺熱
我壓根兒不會爬在鐘上寫信

且不再嚷：破襪落在何方
孩子饞他們墩在田裡
這年頭，撒溺的地方多的是
與日祖宗有靈，問起老子
就說去掏黃河的濁水
（但見人頭豎起徵號
煙霧卻斷所有臨窗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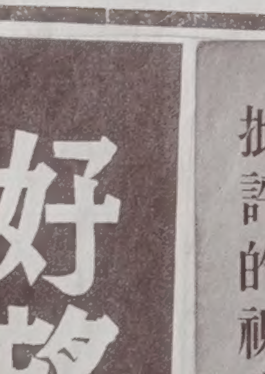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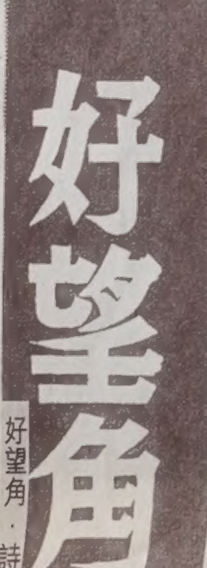


於是便對
另一年的世界
忘然（五柳先生呵！）
只覺得在忘川之畔
約會渴騎竹馬底
童年，約會渴伊
那交叉的辮子
以及那不會透熟底
生澀
（站立着李樹
在風中展覽出
所有的弱點
並且招搖）
這樣上姍姍走來
絕色的古代
讓那些笑的靨井
不經意地遺落
於粗糙悠悠的山水間
去勾引一隻貪婪底
蝴蝶及一朵栓不住底
放蕩的雲
（它常常和四海做愛
去到髒不齊的現代）

甚至，不說也罷
手拉着手兒
去到記不清的年代
彼此互相辨認
昨日腳底下的香港
然後（乾咳一聲）
坐在吞吐樓頭
典籍一樣地
看鄙俳市上
人如蟻聚
有時也得跟隨
野獸的腳步，和
狄䍐寫意的長空
去攝取跌宕的恣肆
戈壁
高原
駿馬
悲風
追逐
彎弓
哭

伊在月光下
晒太陽的憂鬱
詩意紋摺起
歲月叠叠底檀香扇子
（賢賭高閣兒
還是拿來搧
摺起來可以讀底
縐紋還集？）
不知怎的
用一束花的手勢
伊搖伊自個兒
在蒼苔黃葉地
也許明天
像食屍鳥
啄盡
今日營營汲汲的寓言
而在將來的側面
人靠光陽齊翳日
題詩遠儂
「再來一盃
飲——藍」
不惜和雜貨親贖
感覺風滿懷抱
而雨滴不來





批評的視覺

李英豪著　文星叢刊189

港台詩的交流

台灣與香港現代詩的交流始於五0年代，馬朗編的《文藝新潮》與紀弦的《現代詩》曾彼此交換港台現代詩一輯。六0年代的《好望角》與台灣創世紀也很多交流，台灣出版的《六十年代詩選》選了馬朗、葉維廉，崑南三位來自香港的詩人。葉維廉在台灣唸大學，繼續寫詩及論詩，詩集《賦格》六三年在台出版。李英豪的評論集《批評的視覺》亦在台灣文星出版。此外香港赴台就讀的僑生鄭樹森、張振翱（翱翱又名張錯）以及黃德偉等在台先後參加星座詩社，寫詩及譯詩。

六十年代詩選

「曾經是追求着意象之美的，如今悟澈到另有幻想之美和心理上風景的境界」，十五年來以意象派詩人出現的馬朗，十二歲時在上海發表了詩和小說，曾被目爲新的雷蒙·拉迪蓋，十五歲時便主編抗戰時期的高水準權威文藝刊物「文潮」月刊，年前在香港又一手創辦「文藝新潮」雜誌，用他南方人的熱情和革命者一樣的精神，於海外掀起了現代主義文學和美術的巨浪，率先介紹和翻譯了薩特、加繆的存在主義小說和布列東、艾呂雅、湯瑪斯、亨利·米修的超現實詩作，還有保爾·克列、布拉克、沙加勒、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等人的畫及理論，是則他已經超越了拉迪蓋的步驟，而逐漸成爲香港文壇上一時代的先驅了。

在過去，他的詩不像他的小說和散文，而是抒情和纖柔的，雖然也有受到時代風暴而激忿起來的「焚琴的浪子」，但始終出諸哀怨的平靜；讚賞他的人往往認爲是一種「諫果回甘」的清新。但由一九五七年起，他卻自動將過去的詩作劃爲探索的初階，開始嘗試跳出舊有尙美的觀念，進而表現現存之生活意欲的複雜體。因爲，他指出中國新詩今後的發展方向應是「超現實技巧和現實主題的結晶品。這並非意味超現實主義那種破壞思想的實踐，也不是逃避現實，而是採取該派對意象的解放，潛意識的運用，對美的內在的顯露，再重以新的角度來透視人和現實的世界。」

詩人爲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畢業後曾任新聞記者及編輯，上海「自由論壇報」文藝版編輯有年，且爲國內有名之電影評論家。其譯著頗豐，除詩外，尙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第一理想樹」等。

馬朗畫像

由早年的憤怒到咒駡到冷漠到認可其存在面的價值，崑南的文學探發與教育在「孵化之壇」香港的焚燒之下是相當痛苦而深長的。

我們底廿五歲的青年詩人遠在學生時代卽以背叛性見重於香港文壇。五年以前，他曾與抽象畫家王無邪、詩人葉維廉三人合編「詩朵」雜誌，企圖以一顆文化炸彈炸醒醉生夢死的白華生活。惜因經驗缺乏及經濟壓力而告停刊。但經過這次「發難」，這著名的香港現代文學「三劍客」的友誼益臻緊密。在那些日子裏，借用他們自己的語調說；他們是在決心潛修，以待他日再起。

馬朗主編之「文藝新潮」發刊不久，崑南以「賣夢的人」、「悲愴交響樂」諸作震撼一時，未幾復以紀念匈牙利革命的「喪鐘」一詩敲開自由中國詩壇的銅門。他底詩的特點在于：利用電影「開末拉」的迷動技巧攝取無數「難忘的或可喜的或沉痛的或追憶的一刻」而重新將之逐次安排，以音樂裏的過門和覆唱爲線，拉出一個頗爲壯大的意象。試「悲愴交響樂」，猶如目擊一古國之陷落。去年，詩人再與無邪、葉維廉等在香港創辦「現代文學美術協會」並出版「新思潮」雙月刊。

如一些現代詩人一樣，詩人深感「孤獨」與「時間」的壓迫和人與人之間永久隔膜的可怕。乃一面轉入人類文化歷史之研究，認爲人類的基本問題唯文化歷史可以解決；一面又投入卡繆、曹奮斯特及卡夫卡底世界。

崑南畫像





葉維廉畫像

賦格

葉維廉

其一

北風，我還能忍受這一年嗎？
冷街上，簷上，傾覆花園而至
帶來邊城的故事：呵氣無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嶽的沉默，投下了
胡馬的長嘶；烽火[illegible]了
設想知識的事物，群的潔白
教堂與皇居的宏麗，神祇的醜[illegible]
穿梭於時代之間，歌曰：
　　月將升
　　日將沒
快，快，不要在陽光下散步，你忘記了
龍髮的神旋嗎？只怕再從西軒的
塔樹落下這些高聲的鐘架之中，昨日
我在河畔，在激盪水聲
　　冥冥濁濁之旁似乎聽過見
某種像物一個漂浮的生命：
　　往那兒去了？
北風帶着狗吠滿過陋巷
詩人都已死去，狐仙再現
驚懼的人還在嗎？
北風狂號着，冷街上，[illegible]中我依然
認出這些峽向故國的[illegible]
凡[illegible]和[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的交[illegible]
爲我仰觀草原：花的繁[illegible]
與神話的企圖——
　　我們[illegible]

大地滿載着浮沉的回憶
榮感星出現，盤桓於我們花園的天國上
有人披髮行歌：
　　予欲望魯兮
　　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
　　奈龜山何
馴和的南風
解慍的南風
阜民財的南風
　　孟冬時分
　　耳語的時分
　　蚓的時分
大火燒炙着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illegible]和着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我們對瓮長而飲，折蘆成笛
吹一節逃亡之歌

其三

君不見有人爲後代子孫
　　追尋人類的原身嗎？
君不見有人從峽隙的瀑布
　　追尋山石之肢嗎？
君不見有人在銅槍搖响中
　　追尋郊祀之體嗎？
對着江楓堤柳與荇藻的風和酒
遠遠有峭壁的[illegible]，海洋的兩涯
和天空的高深。於是我們傳說：

一個[illegible]作過[illegible]
　　或滲入植物
　　或滲入人類
　　不在乎真實
　不在乎玄默
我們只管走下石階吧，季候風
不在這些鐘，天與星已過去
我們來推斷一個事故：山桃與欲望
誰弄壞了天庭的道德，無聊
或談談白狼傳奇性的魔力……
　　究竟在土斷川分的
絕崖上，在兩般相攜的石城上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麼？
　　我們[illegible]過
千花萬樹，流水近河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麼？
　　我們一再吟默
四聲對仗之巧、平仄韻韻之妙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麼？
走上爭先恐後的公車，停在街頭
左顧右盼，等一提哲理的[illegible]
等一個無上的先知，等一個英雄
給馬走過——
　　步步說孔
　　步步名字
爲草與建[illegible]所守[illegible]
　　良朋閑過
夜　灑下一陣耳神的雨
　　猛首徘行

其二

我的手曾交叉扶着[illegible]，在[illegible]的
狂奔之中，樹枝支撐着一個冬天的[illegible]
在狂舞中，大火燒炙着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在這融和着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一排穿行和飛鳥的交錯[illegible]
我引向高天的孤獨，我[illegible]的
夜的和[illegible]內的狂[illegible]日，一個[illegible]
一隻小鳥，當[illegible]和[illegible]的野[illegible]
那是在落山的季節，自從我有力的雙手
撫摸過一張肺來的臉之後
　　他站起來
模仿古代的先知：
　　以十二支推之
　　願陰癸
　　願陽癸
我來尋你，尋你再見[illegible]
大地滿載着浮沉的回憶
我們是世界最大的典籍
我們是耳廣原野的子孫
我們是高峻山嶽的巨[illegible]

呵，我底可愛的動物

O miei dolci animali

一九五九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
S·卡西莫多詩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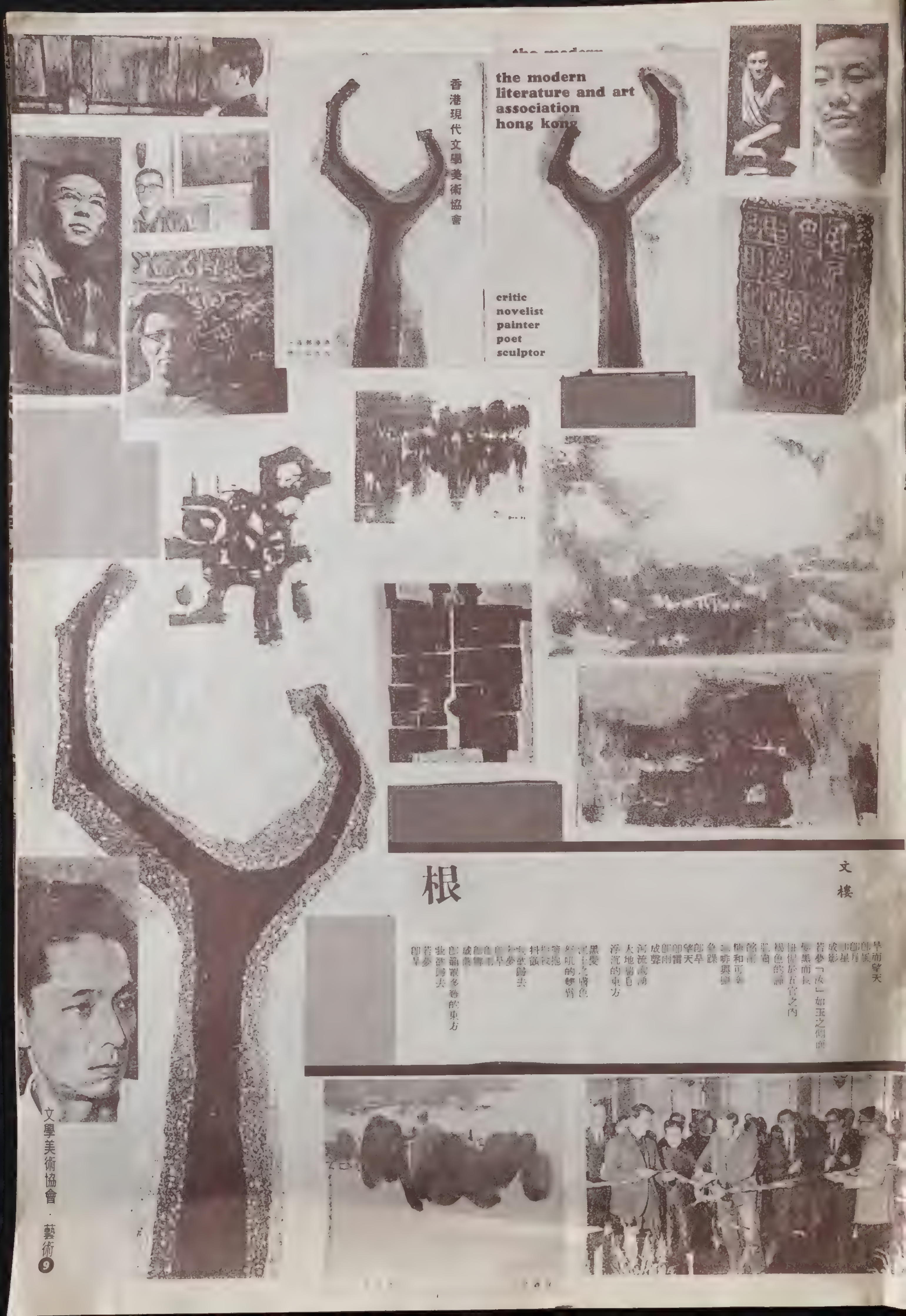
谷之譯

如今秋季損害了青綠的群山
呵，我底可愛的動物，入夜的
我們將再聽到者見的最後悲歎
給到那奔向海岸的
灰黯的平原的[illegible]
在雨中，在[illegible]間
樹木與山谷的[illegible]
呵，我底可愛的動物
你手[illegible]的臉
指向雷鳴的天空的手
是你的，呵，我的狼群
染滿血的狐群在燃燒着
每一隻手，每一張臉，是你的
你告訴我每一事物已[illegible]有
[illegible]從園中升起兵團們的歌唱

埋下的高音簫

Oboe Sommerso

固定的冰花已消融過串的日子
或者今天歌唱已遺棄我們了
幻在茶中微抖猶如影子
這是你的聲音
可能我所知道的第一事物
並不化爲烏有
在我底渴望難渡的日子中
阻延你的才能吧
這是貪婪的病[illegible]
冰涼的高音簫
回述常青葉子的歡樂
不是我的，並帶去了憶念
對於我是黃昏，才放
在我那長滿草的雙手上消逝
翅膀變幻地在暗鬱的天空拍動
心移遠，我安息，日子是堆粗石



根

文樓

早而穹天
郎[illegible]
郎月
上星
成影
若夢「波」如玉之側面
冬黑而長
徘徊於五官之內
褐色的[illegible]
[illegible]
落[illegible]
[illegible]和可[illegible]
[illegible]非與[illegible]
[illegible]跡
郎旱
穹天
即雷
即雨
成聲
河流成湧
大地崩白
浮流的東方
黑髮
[illegible]土之膚色
如吼的雙臂
擁抱
[illegible]
抖顫
[illegible]然歸去
[illegible]步
自早
自鄉
成[illegible]
[illegible]觀冬雅的東方
[illegible]歸去
若夢
即早

龍沙月八

Salon d'Août

一九六一年八月七—九日
香港聖約翰副堂

1961 ST. JOHN'S CATHEDRAL HALL
HONGKONG AUGUST 7-9







今日的香港藝術





藝術空間

我們今天回看六〇年代的文化藝術空間，要記得那時還未有藝術中心、藝穗會、博物館、視覺藝術中心等等，大會堂也不過是一九六二年才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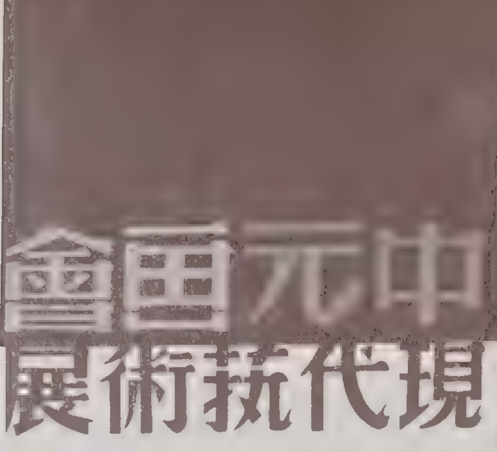
香港聖約翰副堂是當時一個展覽中心，第一屆國際繪畫沙龍在那裡舉行。我手上有一個場刊是六一年的「八月沙龍」展覽，展出者包括鄧華生、馬浩智、張義、韓大偉、文樓、李焜培、王氏璐、金嘉倫、陳松江、陳燦新、朱美琴、吳玉輝、陳慧貞、區淑文、賴德賢，都是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的畢業生。師大藝術系的畢業生早年與香港藝壇關係很深，六〇年代後期以來跟香港文學界關係密切的還有曾從事出版與插圖、在一九七〇年創辦《海報》的蔡浩泉。

另外我特別記得的是九龍漆咸道的雅苑畫廊，是一所十分優雅的畫廊，樓下是陳列室，二樓則為個人畫展室及畫家工作室，創辦者是一位外國女士，原意是以亞洲藝術為主，開幕展覽包括Mavis Baker、Alfonso Barretto、Bouglas Bland，趙少昂、張義、徐榕生、Yvonne Elias、John C. Hadfield，韓志勳、金嘉倫、江元瑾、鄺耀鼎、林鎮輝、呂燦銘、呂壽琨、潘上超、Keith Tomlin、John Warner、C.K. Wong，從這名單可見當時香港畫壇華洋雜處的面貌。我當時很喜歡K．湯連的具像繪畫，記得《好望角》曾用他的繪像為陳映真小說〈哦，蘇珊娜〉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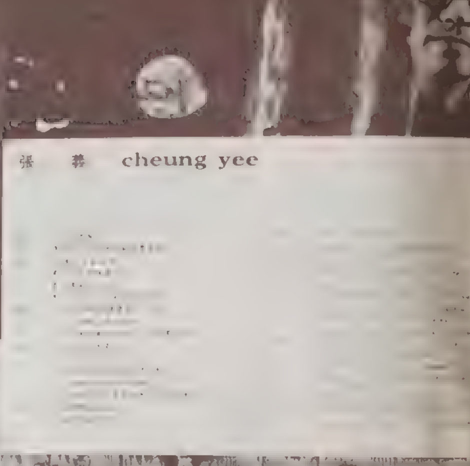
大會堂的美術館在一九六二年成立，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四日舉辦首次香港藝術界畫展，名為《今日的香港藝術》。博物館主任溫納（John Warner）在序言中謂選擇最佳作品展出，目的在「使觀眾發現及欣賞何者為今日藝術中之切合時代及富有意義之作品。」展出包括黃家齊、李流丹、江元瑾、陳福善、林建同、周士聰、呂燦銘、梁伯譽、陸無涯、李允萍、張義、徐榕生、陳前濤、郭文基、F. Williams、尤紹曾、R. Ridgeway、K.Tomlin、J Warner、林鎮輝、梁錫莊、劉煒堂、嚴以敬、J. P. Potter、黃祥、譚慧霞、M. Baker、D. G. Wye、Y. Elias、Mrs. Holzburger、M. Schioll、盧巨川、陳錄記、黃般若、李文彰、鄔玉笙、周永沾、黃浩然、林澤鈿、陳榮健、黃佩瑚、宋志元、金嘉倫、陳球安、江從新、韓志勳、潘上超、彭楨。邀請畫家則包括江伯魚、黎明、楊善深、呂壽琨、王無邪、Douglas Bland、John Hadfield、David Pun、鄺耀鼎、Cuv Sichel、李國榮、Wendy Yeo、Julia Baron、Tse Kong-wah、E. Emamooden、H. G. Hollman、趙少昂等。



文樓
van lau



中元畫會
現代藝術展



張義　cheung y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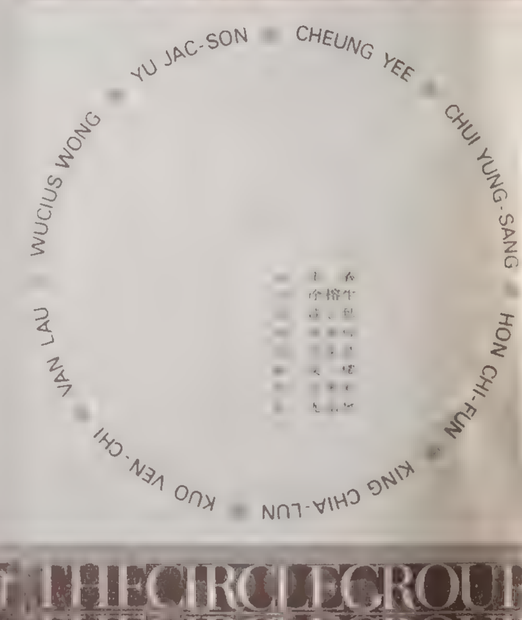
中元畫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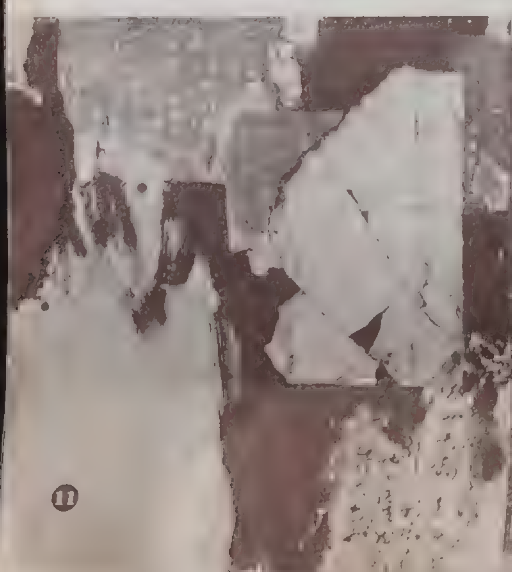
「前人留下的一座堅固的城
創造都在城之外
磚仍是一種束縛的經驗
而沉於無限心中」

這是文樓64年寫在中元畫會展覽場刊上的幾句詩，可見當時這群藝術家強調創新的心意。六四、六五年首兩屆展覽包括潘士超、張義、林鎮輝、陳炳元、文樓、尤紹曾、郭文基、韓志勳、金嘉倫九位作品。後來陸續退出了，陳炳元，加入了王無邪、易玄翰、徐榕生等人。最後一次聯展是一九六八年第五屆的「中元畫會繪畫雕塑展」，包括張義、徐榕生、韓志勳、金嘉倫、郭文基、文樓、王無邪、尤紹曾。畫會畫家的作品更見成熟，但畫會在七0年代就逐漸減少了活動，不過個別藝術家仍然持續創作，至今天仍是香港重要的藝術家



韓志勳　hon chi-fun





中元畫會中元畫會 THECIRCLEGROUP

中國學生周報

The C

每份售價港幣弍毫

中國學生周報

「中國學生周報」在五０年代創辦，七０年代結束，其間也經過不少轉變。五０年代[illegible]作者如司馬中原、段彩華、朱西寧、瓊瑤等[illegible]。六０年代開始逐漸出現了香港本土的年輕作者，[illegible]的觀影介紹發展到羅卡主編的電影版有意識地推動現代電影，政治由比較保守的政治觀念到面對時代的衝擊，青年德育方面，由比較教導性的大孩子信箱到[illegible]初步面對流行文化，在六０年代末闢欄介紹我們娛樂界的年青人物，也是一種改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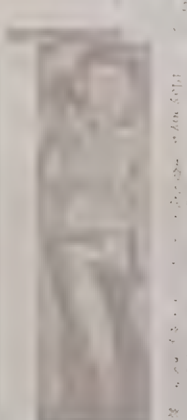
我們娛樂界的年青人物

我認識的許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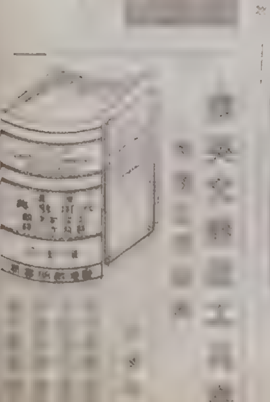


TEDDY ROB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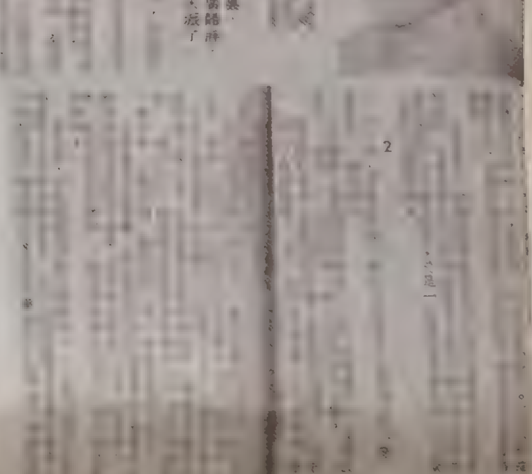
我看沈殿霞







我們的年青人物徵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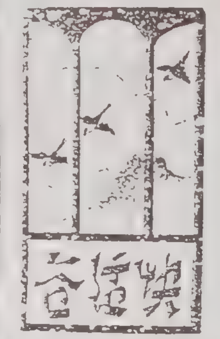
中國學生周報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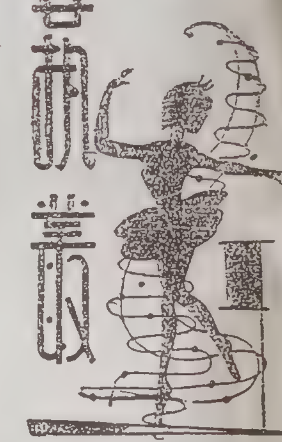
種籽

生活與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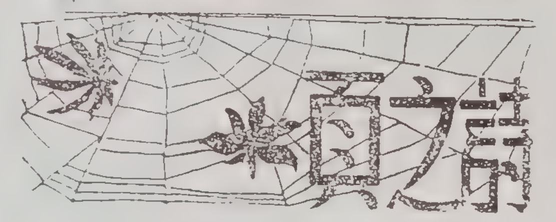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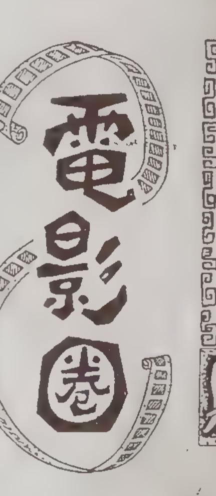


拓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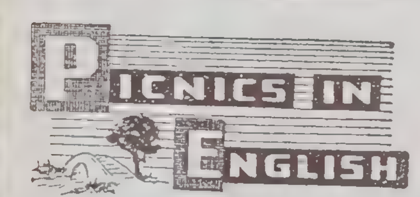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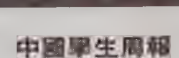
第十二屆獎學金徵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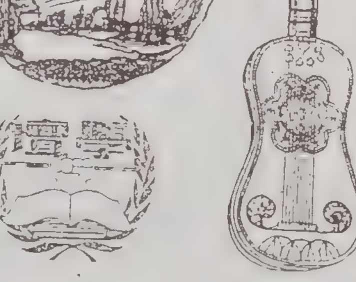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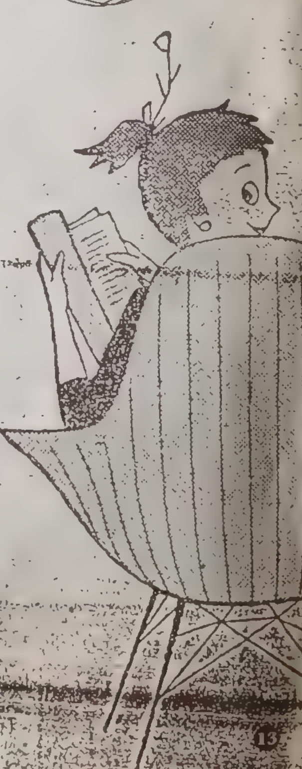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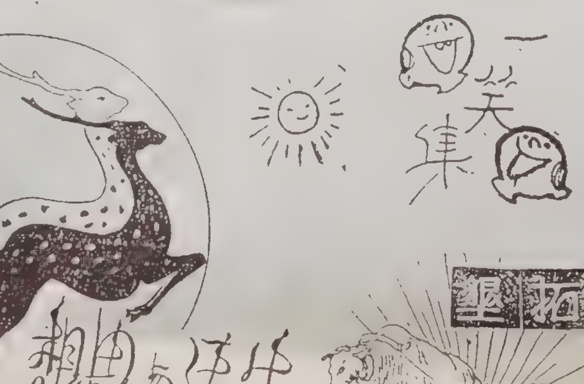








一笑集



中國學生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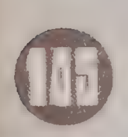
《中國學生周報》逐漸發展出每版的風格電影版在推動電影欣賞和批評方面，功不可沒快活谷最是老幼咸宜。我記得戴天在周報寫了長詩<蛇>，劉天賜就在快活谷寫一首<鱔>。詩之頁投稿不易，蔡炎培編的時候曾經在每首詩後用評馬的方法評說。文學創作按部就班，從「拓墾」到「種籽」到「新苗」到「穗華」。周報本地作者的小說創作，後來結集為《新人小說選》。周報的徵文，有一年曾有人抄襲舒巷城的[illegible]得了第一名，結果被揭發出來。英文版曾有崑南的專欄，令人懷念。記得的，就是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大學生活

創刊八周年紀念・存在主義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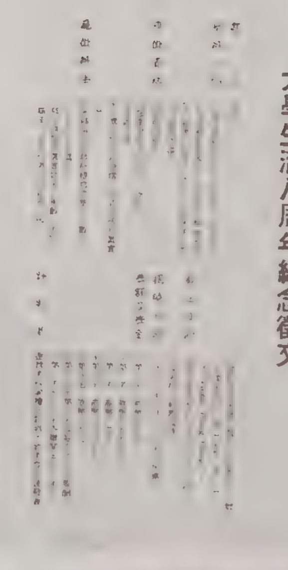
第九卷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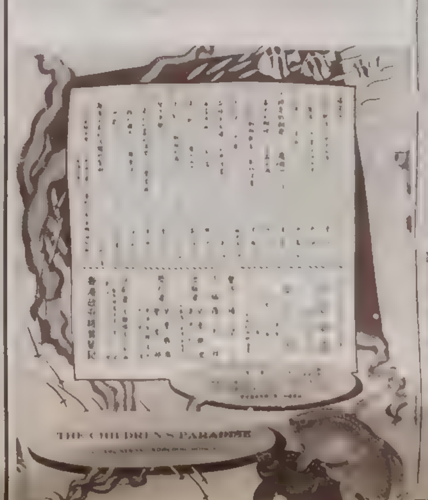




中國學生周報







友聯的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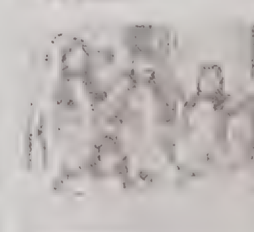
友聯出版的刊物包括有《兒童樂園》、《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好像還有《祖國》？針對不同年齡的讀者。友聯的創辦，當然跟美國資金的支持有關，但發展下來，刊物未必完全跟創辦的宗旨一致。《兒童樂園》始終是最好看的兒童刊物，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對新電影新思潮的介紹，無疑也帶來衝擊，超越了美元文化的限制。六0年代末對民族主義和西方思潮的反思，也使從閱讀這些刊物成長的一代望向更遠的方向，思考更多其他更複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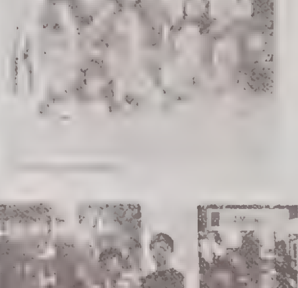




THE SPECIAL GUE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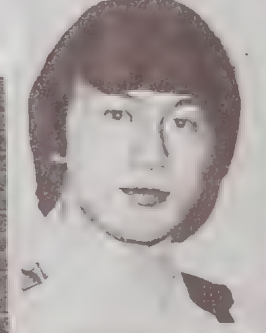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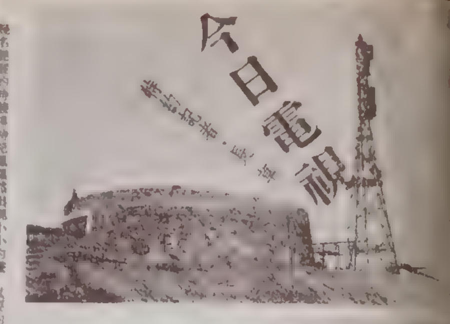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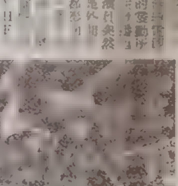








今日電視



Don't Even Wink Your E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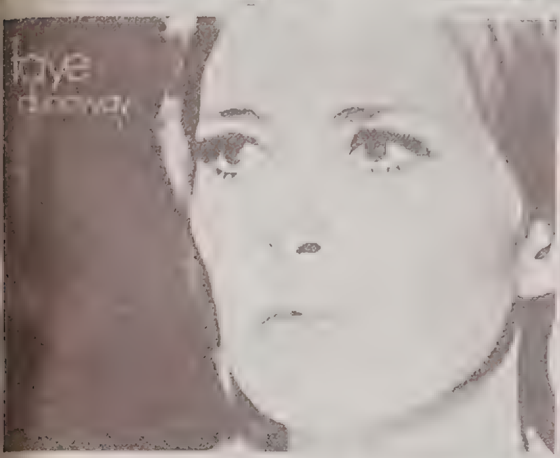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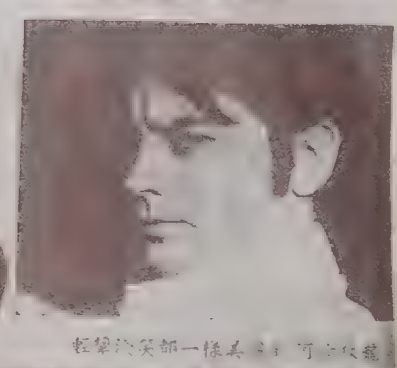
西方電影

六0年代的電影。菲丹娜惠？德斯汀荷夫曼？所有女孩子都倫狄龍。大學生活電影會的討論會 《蝴蝶春夢》中綁架 大家都去電影協會看 令人開始懷疑自己的眼睛。胡士托。草莓宣言。阿麗 出安東尼奧尼的劇本，突然發覺高達不光是虛無，他是在 裡，我們不覺進入了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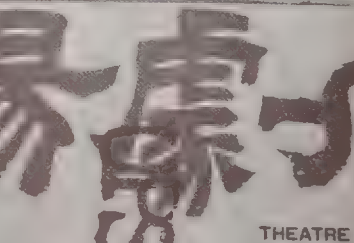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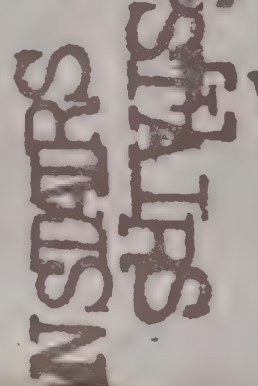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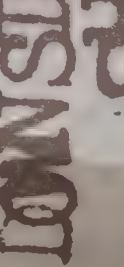












甜美生活



西方雜誌

0年代我們通過電影和音樂去擴闊文學的視界、我們通過翻譯去我們東張西望左顧右盼去找一個方法去寫我們生活的城市常看的報刊雜誌不滿意，開始想去找圖書館沒有的新雜誌，在天星在中環或尖沙咀一些賣外國雜誌的地方，開始找到一些形蹟可疑的雜誌。六0年代末開幕的海運大廈的辰衝不知怎的有一批「城市之光」出版的詩集，叢林出版社的文學作品，沒多久我就開始訂閱遠方的雜誌郵購沒人聽過的作品，如飢似渴地想知道那些過去，沒人告訴過我們、不讓我們知道的事情

人與盤古精神

存在的證物

吳[illegible]鳴

我[illegible]一位小說家[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往以他[illegible]受的教育，所從事的工作，所任的職位作爲一[illegible]，[illegible]的物質享受。這種人名曰「知識分子」其實是「文明買賣[illegible]」，[illegible]什麼什麼」，事實上反而被這種物質[illegible]禁，所[illegible]存。於是[illegible]死滅後，何能自剖？何能自從？何能自發地充任不[illegible]的文[illegible]「盤古」的[illegible]辦，不是一種「文明」的「交易」，不是計較得失的文化[illegible]，[illegible]一種[illegible]性，一種覺醒。我不願唱什麼高調，說什麼「盤古」能[illegible]文化的，[illegible]何大種的「[illegible]多米修斯」，但最低限度證明我們「自我」[illegible]存[illegible]「盤古」[illegible]存在的証物！

復古思想與盤古精神

藍山居

復古思想似乎是中國人表現得最爲強烈，這和中國的哲學思想自然有着很大的關係，在先秦諸子中，影響力最大，與如儒、墨、道三家，還[illegible]韓非稱爲「顯學」的學派都是主張復古的，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墨家崇拜夏道，道家更主張回到太古「返璞歸眞」的時代。作爲一個現代人，由於多少受了近化論的影響，對這[illegible]開倒車的論調，聽來總有點不順耳，於是便厚[illegible]古人，或譏爲無知，或把復古思想解釋成一種「託古改制」之[illegible]。但凡此種種，均不足以說明復古思想的眞精神眞[illegible]目。

盤古的手

羅卡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的一種[illegible]

[illegible]都有過這種經驗）告訴我們，知識分子[illegible]，[illegible]何可怕的「八字存咒」的一項反証。如果香港真的出現了「盤古精神」的話，你以爲盤古精神的眞精神是什麼？我以爲，那就是

口的神農，手的盤古

因爲我們要學習神農嘗百草而是能[illegible]，盤古雙手開天闢地的無畏的「做」的精神。

盤古和自由人

戴天

盤古雖然是神話中的人物，但其代表的，卻是眞正的自由人精神。

做一個自由人，和做一個奴隸人的根本區別，乃在於前者能獨立思考，而後者卻毀步了他的權利。盤古開天闢地的行徑，如果將之抽離起來，毋寧就是獨立思考的結果。

在人類史上，本來沒有所謂「第一人」，因爲生命並不從天而降。至於盤古的誕生，假定其寓意是可信的，也只在說明一點：盤古是第一個會將思想付諸實行的人。

因此，就算地球上早已有了人類，亦無礙於盤古之爲盤古，原因很簡單，乃是從來不曾有人如盤古一般，敢於獨來獨往，敢於承担一切，敢於面對着蒼茫。

我們今日的處境，和盤古當年初無二致，只不過人物不同，事件有異而已。我們所要表達的，除了高調之外，大概也僅是那一點自由人的精神了。

知識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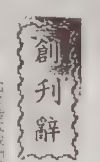
第一期

半月刊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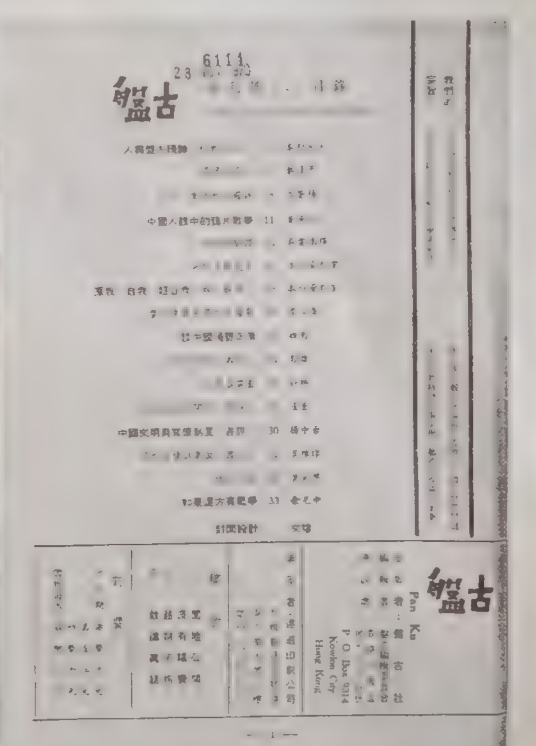
中共的國際處境及其未來動向

動亂　劉以鬯小說



[illegible]




盤古

6111

28

目錄

人與盤古精神

中國人觀中的[illegible]

中國文明與實現[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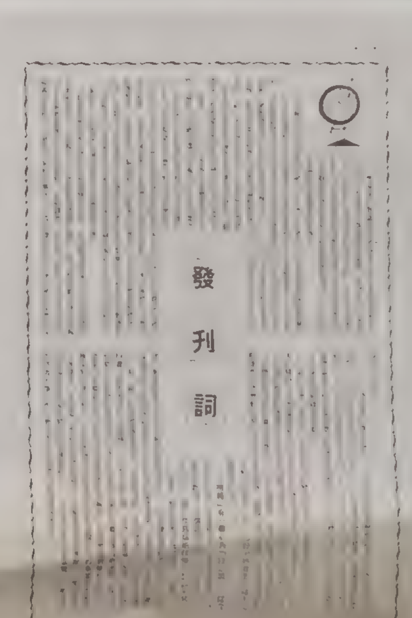

盤古 Pan Ku

P. O. Box 9314

Kowloon City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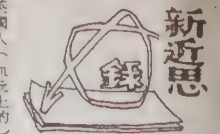
明報月刊





思想性的雜誌

香港因為它特殊的位置，有它的限制，也有它的自由　是一個商業社會，但一直也有有心人在辦刊物。香港的文化甚至可說是一種雜誌的文化，傳達資訊．交流思想，開創潮流，一直還是有人在做的。六０年代的《明報月刊》是一份知識分子刊物，影響很大，後來又有同人刊物《盤古》，羅卡主編的《知識分子　七０年代更有《南北極》、《七十年代》，稍後更有不同模式的《七０年代》，《號外》，更是多姿采了　《盤古》後來轉向偏狹的政治角度，令人覺得可惜。思想性、政治性與文藝本來是無需互相排斥的，《知識分子》的創刊號正是刊登了劉以鬯以不同角度寫六七動亂的小説＜動亂＞。



香港人的特殊意識

——這觀念始於鴉片戰前之十三行時代

今聖歎

「香港人」應該成爲一個特別名詞，我早已一再在拙作中提及過，而且多年以來，我就寫定了「香港人」有其特殊的「意識形態」，他不是中國人（法理上的）；他也不是英國人（血統上的）；他不是廣東人（雖然他說的百分之九十爲廣州話）；他不是外國人（就他的雙眼，皮膚與形態而言）。說來說去，他是「香港人」。

論百多年帝國主義在東方將我們的土地搞爲中山先生所說的「次殖民地」而言，上海天津，一個老大，一個老二，總算得是次殖民地的了，然而香港却不是「次」殖民地，而是「殖民地」。照定義，香港要比當年上海、天津高一級，然而就[illegible]的[illegible]度而言，上海當年之[illegible]，[illegible]江湖作風[illegible]手成了一種「法外有法」的社會風氣。香港呢，雖有黑社會，而且黑方也有反黑組，但就黑社會對社會福利之正面價值而言，則遠不及上海之有杜月笙與江湖。上海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特別產物，以前（五口通商以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再有。抗戰時可以由[illegible]江湖朋友作敵後[illegible]，[illegible]入黃浦江[illegible]，然而香港[illegible]只限於平日之頭住良家女子出街，做大亨的馬仔[illegible]，連打個抱不平，吃個飲茶，也似乎是從來沒有的花樣。所以香港之[illegible]是比於[illegible]，則[illegible]上海，則[illegible]有時[illegible]……

再說有一般的香港人的社會教育水準，和上海當年，簡直不能比和，無從比，不配比。崇拜洋人，外國人個個都是有本事的，外國貨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上海當年也有，而[illegible]及香港人[illegible]。在五口通商以[illegible]年來的畏洋崇洋以至媚洋的人生觀已經形成，[illegible]。

但香港人的常識太差的最好的說據，可以用這些浮淺觀念說明：（一）除了香港以外，中國只有上海。即中國除去香港，等於上海——在數學概念上。所以對非香港人，統名之曰上海人。（二）可是又另有個名詞，叫做廣東人——也[illegible]廣東人因爲[illegible]……（三）[illegible]另有「潮州人」一名詞。潮洲屬廣東，在香港人觀念中，卻甚可以不理的。還有「台山仔」一名詞，也與台山爲廣東之一縣無關，而與「金山」（舊金山也）有關，蓋佛朗西斯哥也[illegible]……「客家佬」一名詞，本來[illegible]……

等分別，但一向是一個籠統的名詞，而廣東之客家事實上以華僑最多之梅縣惠陽東江一帶爲主，而香港人心目中的「客家佬」一名詞，和這些文名的廣泛解釋，都不發生關係。於是想到外省口音的，便硬叫他上海人，如果你否認，他們更作出一種低能的、自卑加狡猾的笑容來，加上一句：「你咁係上海佬咩？」這就是佢們（香港人）對我們[illegible]……

[illegible]前之十三行時代，由宋[illegible]久矣。第二個名詞是「美國貨，美國人，美國花的。」而美國代表最[illegible]最好或者「最天堂」，[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很可[illegible]。第三個外國[illegible]，[illegible]是一日本[illegible]了，[illegible]公司[illegible]日[illegible]……

胡菊人

六０年代報章副刊及專欄

有人說香港報[illegible]副[illegible]王韜[illegible]的《[illegible]日報》[illegible]該報[illegible]部」與「[illegible]新聞[illegible]經濟[illegible]後者刊載趣味[illegible]文章[illegible]香港報紙越辦[illegible]，副刊專欄也越來越多樣化，已經成[illegible]香港雅俗文化文匯的代表了。

六０年代初劉以鬯先生編《香港時報》的<淺水灣>是不劃定版面的文藝副刊，上面有「十[illegible]妹[illegible]」[illegible]十三妹還不時對同版一些文藝青年的議論加以評點。十三妹在六０年代後期還曾在《中國學生周報》寫影話，但據說她很少與人來往，成爲早年寫作專欄的傳奇人物。

[illegible]０年代文藝青年寫專欄有崑南在天天日報的影話[illegible]，何森（盧因）在新生晚報的影評。新生晚報還有胡菊人的「遊旅閒筆」、「讀書閒筆」，戴天、劉方（羅卡）[illegible]，[illegible]化[illegible]身的專欄，而葉靈鳳也常用霜崖的筆名在報紙發表[illegible]。

[illegible]張愛玲和[illegible]的小說，還有劉以鬯的《酒徒》和《寺內》，崑南後[illegible]在《南華晚報》寫[illegible]，其中也有佳作。李英豪曾在《新生晚報》譯出亨利‧米勒的《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０年代後期易[illegible]編的香港時報副刊上有亦舒、柴娃娃、今聖歎的專欄，有潘學工的「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斷想」[illegible]開始刊載西西的專欄。

述[illegible]專欄在當時報刊上只屬少數[illegible]，[illegible]０[illegible]開始[illegible]更[illegible]本[illegible]專欄，更[illegible]開始[illegible]寫[illegible]地[illegible]香港報刊[illegible]專欄文[illegible]的轉型期[illegible]在當[illegible]轉變，剛始露出了端倪吧。

五四感言

「五四」的功過一直是爲人爭辯的問題。今天老一輩的人，如果依然反對五四運動，是因爲在這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扮演了中國傳統文化大宗師的角色。在四十多年前，他就不能認清時勢，在四十多年之後，同樣不能認識他所身處的時代。數十年的時光如疾矢飛逝，他還是「吾道一以貫之」，觀點，思想，學問並無任何改變。四周天翻地覆的變動，對他來說是無知無覺的。

面對一連串洶湧而來的挑戰，他不知如何回應。他不贊同五四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全民覺醒。因爲此一覺醒對他正是一種挑戰。他反對新知新學，因爲對新知新學他無所知，而同時這又是對他自己的學問的一項嚴重考驗。但是挑戰仍然不斷排山倒海而來，在他莫所適從的最後關頭，他祗好盲目的捍衛自己，頑固的堅守着自己的堡壘，以抗拒外來的一切對他的「靜態心靈」的騷擾。

遠在五四這一歷史事件六年之前，英國的J‧B‧巴里在他的名著「自由思想史」中，就指出了這種態度的愚昧之處。他認爲一般人反對新觀念，是由於恐懼心理和腦筋懶惰所致。因爲在新思想的衝擊下，對於已有固定思想的人，他必得在觀念上經過一番調整，適應的功夫，他的原來思想必須經過過濾，删削或全部放棄，這是一種艱辛的「自我思想鬥爭，」非大智大勇所不能辦。如果他腦筋再無活力，眼光不夠深遠，他決不敢棄舊迎新，以今日之我代替昨日之我。

放棄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最痛苦之處是他立地感到自己無所憑依。他對事物都一向有他自己的判斷尺度，有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爲今這一切竟都歸於無用，這令他手足無措。面對此一挑戰他有恐懼之感。但如果他是心智靈活，心靈開放的人，他會先求了解所謂新觀念究竟是甚麼回事，對自己的舊思想重作一番反省，從而調整和建立他的思想。但是這種思想上的探險和奮鬥，對我們大多數所謂傳統派人士而言，都是太艱險的航程。

所以，爲甚麼譴責五四運動的人，所持論點之一是五四使中國人在思想上陷於真空狀態。但此所謂眞空，却正是進步的前奏動力。沒有此一前奏，以後在文學、語言、思想上的一切進展就不可能。而他們加於五四的另一罪狀，是在此思想眞空之下讓共產邪說乘虛而入，這亦証明他們固守自己的觀點而不能以開放的心靈看察事物。他們完全漠視中國近百年來思想的進展，惘然於中國局勢、社會現象、政府腐敗、黨派鬥爭以及蘇聯對中國政治之直接干預，以至日本侵略誘共黨坐大之種種因素。這種一廂情願的「主觀心理歷史觀」，無非是因爲五四運動是對他們的思想堡壘無可抗禦的攻擊，是對他們的頑固思的一種挑戰，甚至是對他們從宣揚所信而獲得的學術地位之一種危害。因爲放棄固有思想不祗是令他有思想眞空的恐懼，同時又有偶像作用幻滅的恐懼。我們不應忘記，大多數的觀點都有個人利害因素在內，祇此一端，可概其餘了。

坐井集

女記者手記

亦舒

我自然說：關係，其實心中頗不愉快，但這不是你自己沒膽麼？還是先給社長一個電話……

對了！社長的電話幾號？

我吩咐女傭。她依然笑嘻嘻的遞了枝筆給我，我順便記下了，道了謝，就離開了。

我回去時是六點的，等再找到社長那邊時只剩六角錢了。怎麼辦？我們自[illegible]己。

[illegible]上司[illegible]去一趟[illegible]吧！[illegible]他有什麼好法？

我又[illegible]上[illegible]小道，[illegible]，我放了一大心。

「怎麼了？」一[illegible]的編輯問。「[illegible]這兒來做記者了？」

「你們又知道啦！」我坐下說。

「你哥哥說你的。」

「我哥哥怎樣說我壞話？」

「他說有你這麼個妹妹眞沒話說了。」

「他是在諷刺我！」我睜大眼說。

「你眞的預備做記者了？」另一位編輯問。

「是的。」

「你去找到那位社長了？」

「他今天不在家。」我告訴他們。

那天我居然忘了借錢，反倒聽了一大堆教訓。

我留身在那麼多的編輯中，眞的一點辦法都沒有，他們很和善的問：「你眞的認爲做事比讀書好？」

我那時剛剛讀完，[illegible]一聽見學校鐘聲都要了，那會想讀書？自然一疊聲的回不再讀書。

「因她去收收路線就好了。」也有人說。

我就笑笑不把他們說的放在心上，有那一個十七歲的人會把大人教訓放在心上？

後來那位常常他我家人的叔叔請我到他家去吃晚飯。「很好。」我說。

我坐在他家裏聊天，既然別的，不禁又提到那位社長了。

（十）

一九六一年的香港人

一九六一年的香港人，我們不會[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一九六〇年的香港人[illegible]，一九六一年的香港人，還得再把褲帶[illegible]……

而一九六〇年度自交十月以來的社會，各種之求死之人仍然甚多，不就意味着人生不只是有限了嗎？何況一切之罪惡，又莫不皆導源於冷與餓？……

的香港社會，所以今年[illegible]，已[illegible]不再與[illegible]有[illegible]心理，所以，若此去之一年一來就要[illegible]的問。[illegible]一個[illegible]字，香港人還得了乎？

[illegible]外[illegible]因爲的自言易主，新政策之將影響英國兵與美國遊客，來香港做銀紙等等，則一九六一年之香港人將較一九六〇年爲辛苦，已成爲有目共睹。

我曰：[illegible]年[illegible]過，你估一九六一年的香港人會餓死者乎？

香港人捱冷挨餓，因爲有一個現成的中國大陸放在那兒可作比較，倒是不算回事的。因爲隔夜麵包一毛錢也可以買兩支，而冬天日子甚短，極易渡過，[illegible]普照，不[illegible]，怎會冷死餓死？

可是即使是生活水準已這麼低[illegible]……

在殖民地上要來談此類之問題，頗有卑之無甚高論，而又偶合於好高騖遠之嫌，所以不但職業於不說，而且感慨也應節制，不得要領。因爲假若殖民地而忘去母家之存在，彷彿連自己都不能自圓其說似的。

[illegible]，政府一心爲你地小民打算，又何[illegible]民之有？人家不會帶轉頭去問通英倫三島者乎？……

所以，我在這兒煞有介事的扯這些話，等於不說。這個題目不過是此王朝之命數地點而已！

「寂寞的群衆」

——談香港人之一

戴天

最近看了一本書的節譯本，是列入在現代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的「寂寞的群衆：在變化中的美國人底性格」。這本書是目前美國極其風行的「民族性格研究」的代表作，權威的社會學家帕生思評曰：「在社會的和心理的剖釋方面，利士門（本書著者之一）允爲今日能激發思想而又最有深見的作者之一。」「寂寞的群衆」使得有些正途學者瞠目作色，然其對現代社會趨勢隨實作了大胆而挑戰的檢討」。

使這樣的一本討論美國人的書，拿來關照香港人，自然是不甚相符的。但正如帕生思所謂：「能激發思想」而有深見」，我相信作我介紹的意見，也能夠觀讀者們和我一齊享受著作者的啓發力。本書的主旨，正如徐道鄰教授在引言中所言，乃在指出「美國人的性格（其實香港人亦然），現在正由「內向」（個人心中具有行爲準則）的人轉變成「他向」（一切以同儕人的眼光及感覺爲標準）的人。他向的人[illegible]，一切以「[illegible]」爲[illegible]。內心是空虛的，就變成不[illegible]且順應失靈，不受統治的[illegible]規則，[illegible]虛無」的人。這樣一大群人，十分熙攘，十分關忙，[illegible]內心却是面十分空虛而寂寞」。

在瞭解本書之前，我們先需對社羣性格（social Character）作一個簡單的界說，然後才能去比較不同地域、時代和團體的人們在社會性格上的差異。當然，社羣性格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但它最後的指謂却是有着生命的人類。社群性格是從每一個實在的人中抽離出人格，再從人格中抽離出「性格」，就在這些「性格」中，抽離出許多共同而又普遍的因素所形成。這一類的抽離，自然不是著作者平空立論的，而是從各方面的研究得來。他們研究的對象，顯然而是社會和性格，那麼社羣性格和社會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佛洛穆（E.Fromm）說：「任何一個社會要順利發生作用，必須其中各份子，取得一種性格，使他們衷心願意表現他們以該社會的身份所必須表現的行動，他們必得想要作他們客觀上所作的事情。這麼一來，外力便爲內力所取代，人底一種潛能，成爲他的性格特徵。」

所以性格和社會的關係是密切的，因爲要是某一個社會的份子不能用取得一個性格，社會能否順利發生作用，就成問題。然而所謂「衷心願意」，換一句話說，便是順從，至於客觀上應作的事情云云，事實上，知識分子選擇的餘地。而且作的模式，是從孩提時代就大致設立了。這種順從的模式，是父母及教育者，便預說是客觀抑主觀，恐怕即使長輩不加以命令，香港之兒童也會認識英文之一途。所以在我看香港人之爲[illegible]……[illegible]從方式和社群性格交互運用，雖然從方式並不代表全部社群性格。即使是服從方式，也有許多不同，本書以人口學的觀點，將社群性格有三種不同的表現，也就是說，[illegible]成三種[illegible]分

這三種表現是什麼呢？其一是趨向於傳統，即是說順從方式是傳統的，他們的社群性格也以此爲依歸；其二是內向的，因爲他們在早年生活中，就獲得一組「內化」的目標；其三是他向的社會的人，原因是他們對他人的期待和偏好，具有一種敏感。這三種典型的社群性格，雖然未曾把整個社會的人逐個刻劃出來，但大致上都包括在內了。因爲而且也沒有一個人只是屬於其中任何一類的，此當我在以後談香港人時，讀者們誤不要誤會才好。（未完）

M9001

藍色獸

戴魂詩集

春訊

一個春天的構成　構成以默默
別再翹唇挑戰好嗎？
——矛折
——盾崩
沈沈乃預兆
一語嬉聲逆數破百樣心情
因傲骨捣得得靈魂支離碎散
而晚風徐來　而鳥聲一再
今夜的月圓得不安如此冷峻如此——

當首次接觸風時便要披襟
那夜的那夜，他們歡呼如時間
殘忍如時間
我便在夜合攏前復吸第二夜的星汁
風起兮不冷
燈昏兮不傷
誰把拾來的霸術撒眼
並吐出未尖的舌頭
笑每一縷陽光總要孕育雨
還請諒我　只因我
——MADE IN HONG KONG
——六六・二

水仙

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聽非為[illegible]風而折
逍遙自得於域外之間
不要使我[illegible]
與我同[illegible]
圈子雖狹　足容我獨自瘋狂
——六六・三

「失落的一代」

李[illegible]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彷彿小孩給人搶去了奶叫
[illegible]的
我們的思想既被[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利
[illegible]
[illegible]

雨痂

梁秉鈞

雨滴黏痂在行人身上
然寒氣封閉了進口
[illegible]的緊[illegible]住[illegible]的[illegible]
雨飛下來，灰色的[illegible]
一面蜘蛛色的[illegible]
誰曾用[illegible]一道[illegible]？
所有機械的東西也不是用石造的
有人在細雨中守候雾狼的蚊蟲
黏膩的網眼的世界無[illegible]意
偶有微風拂動屋角的[illegible]
然而陳年的[illegible]痕已變與皮膚同色
塞滿臉的天
嘆了這些街道一面孔
它們在屈辱中任時間自乾了
一九六九年

鬧市鳥聲（外四首）

舒巷城

有人買標價十六元的「電子雀聲機」於街上
因為我們難得聽見啁啾的鳥聲
鬧市中夜有雲雀掛羈於藍天下
更不用說那[illegible]與布穀啼了
從巴士站到巴士站（
即有樹葉，也早已枯萎了
一排排的鋼窗面前
沒有歸飛的宿鳥。誰知道呢
放逐的雁群向何處歸隊？
而[illegible]的雲雀又躲在哪[illegible]
那些，那些，[illegible]「電子雀聲機」[illegible]吧

臉

覃權

他木然呆立於
陳列汽車的櫥窗前
對着裏面的格子鏡
凝視
一張被割裂的
出自地獄的臉
這叫他痛恨的
臉
像汽車一樣
準備出售
一塊
一塊地
出售

遠去

覃權

冬

李國威

那些屋子樹葉走路的夜晚
淡淡的月光溶出冬天
沉默中　與往昔握手
溫柔像一盞街燈　輕輕亮在心上
就是你的名字　繞過夜車
撲向二十四小時的咖啡店
坐下　喚了一杯茶　以為你還在對座
便想微笑　便想說話
冬天仍在窗外
灰濛濛的火車站　停駐着
雲的過去和現在
城市睡熟後
我將步回陽光顫動的廂卡去
那當是別個季節
那當是大地變現你音容的時候

六〇年代詩一輯

欲罷不能

□蔡炎培

本[illegible]是一回事
[illegible]是一回事
炸彈又是另一回事
我駛我的雙層巴士
Double　D
開到赤足之家黃大仙
開到善男信女城隍廟
一個派銀紙的[illegible]家
常引起我的注意——
這裏並無別的事情
聽見嗎？
這裏並無別的事情．
他是天使。

船

李國威

[illegible]是綠的？
不能避免想及明日。
今[illegible]海在我們的[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夜
[illegible]落到遠方
[illegible]是船嗎？
你說：
我們的話一樣也在海水的[illegible]
[illegible]頭上的花環你[illegible]
[illegible]今我用海水把它埋葬
他們說
[illegible]給你的東西
便是詩
是故不能避免想及明日
海在我們的那方？
是船了
便當迎接船的命運
冷玻璃的船檣下
把心中那隻鳥
看成西山的煙雲
母親：我們的諾言
棲息在海水的攤擊裏
我用花環向你告別
猶應惦念我——
空船上的白衣旅人。

我看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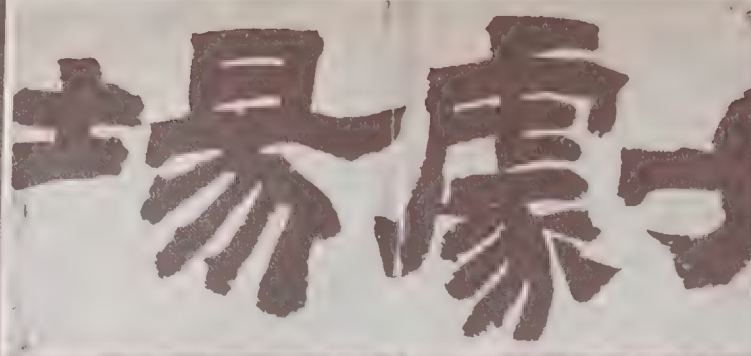
——鍾玲玲——

我看見他
從房間
跑了出來
我看見他的長髮
依稀是
[illegible]的[illegible]
但在邊的眉毛
我看見他白色的[illegible]
和米黃色的長褲
我看見他站立在
我們面前
我看見他的臉
正向着你
微笑
我看見他走了
我看見他的眼睛
也不會
看見過我
我看見你
好像想
跟我說話
我就把我的頭移開
同時我也知道
在什麼地方的一條河裏
正弄翻了一艘
破船

大學雜誌

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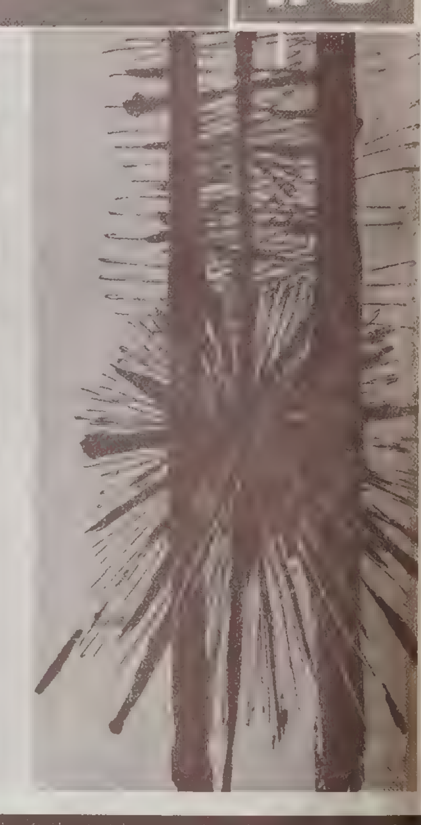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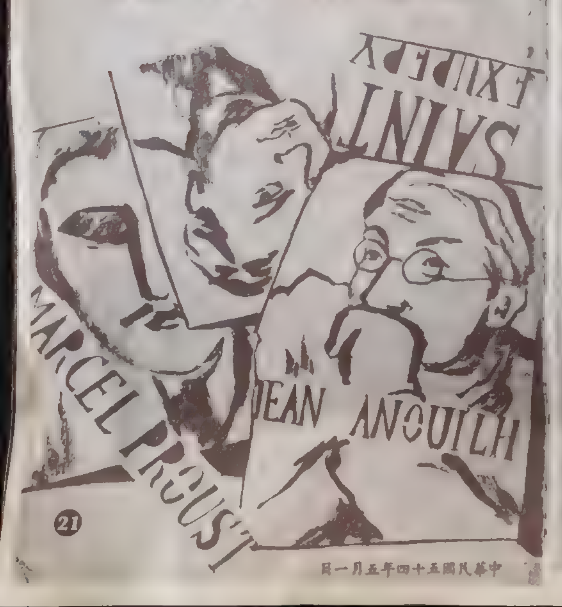
europe

9　歐洲雜誌









文學

本期作家

王夢鷗・姚一葦・何　欣・子　于

洛　夫・商　禽・溫健騮・黃荷生

梁秉鈞・陳宜重・黃春明・吳而斌

施叔青・李　昂・王禎和・鄭　臻

9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十日文學季刊社出版

早年投稿學生周報，去旺角花園街的友聯書店領稿費，看到不少台灣雜誌。後來更自己去訂閱《現代文學》、《詩、散文、木刻》、《創世紀》等。鄭臻向我約稿，令我開始接觸《文學季刊》同人和他們的作品。我記得還買過《設計家》、《草原》，還有許多我一定已經忘了名字的怪雜誌。《歐洲雜誌》上我讀到熊秉明、程抱一和金恆杰的作品，令我接觸到當代歐洲文化沉潛細緻的一面。《劇場》第九期由港台影評人合作策劃「作者論」專號，我們至今還可以看到這對港台影評人或好或壞的影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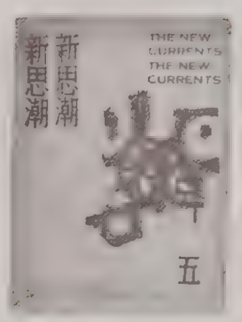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

走過六七十年代的街道

「六七十年代，一定是一個有趣的年代。」女孩子說，
邊把杯裏的橄欖放進嘴裏，
是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但一時要說出來，又不知從何說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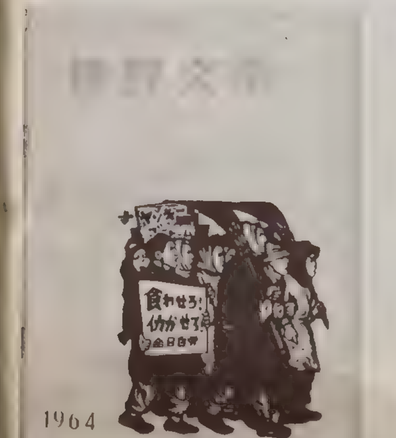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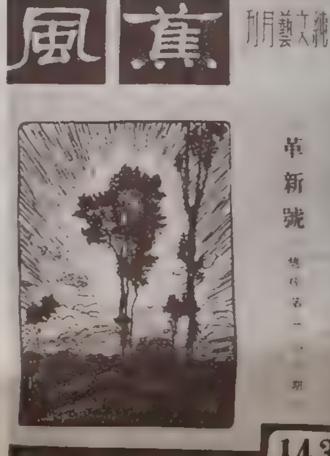
文 也哥





標誌著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及文化旅程的刊物







……看大江健三郎（上）

……想

美國的叢林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個人的體驗」的英譯，這是大江健三郎長篇作品英譯出版的第一本。這本半自敍性的小說，主角是一位二十七歲的補習校裏的英語教師，妻子誕下了一個畸形的腦部受損的嬰孩，而他要決定讓他死掉還是活下來。經過一連串的……

死屍的反應：管理人長期面對屍體，他說當他自己的孩子出生時就有一種奇特的恐懼，彷彿自己在作一些徒勞無用的事情那樣。女學生正在懷孕，她想靠這工作來找錢墮胎，……

即使我的嬰孩死掉，也要等他生到世上來，長着他自己的皮膚，這樣事情才算妥當。」可是……



德烈・比埃・地・蒙地亞居（André Peyre de Mandiargues）的新作，等待晚上開工。那是一篇優美的小說，描寫情慾如波濤洶湧。讀完了，抬起頭來，正看到落日燦爛的餘暉，金黃的光華驕橫地伸展嬌媚的紅暈，輾轉地滲染，一下子把貧瘠的徙置區幻化成一個青春的美景。我合上書，坐在那裏，一時好像想着很多東西，又好像什麼也不想。沒多久，抬起頭來，太陽已經下山了，四周變得陰暗起來。我老大不情願地回到工作的地方，做着刻板的登記工作。放工的時候，回家路上，汽車數度被截停，一車人擠在那裏，不曉得外面的街頭發生了什麼事。從窗口望出外面黑暗的街道上，只見重重路障，警察如臨大敵地列陣，緊守着背後固執的街道和屋宇。以後數日，我們聽到警民對峙的消息，聽到「土製菠蘿」爆炸，城市部份交通癱瘓了，我沒法過海回去工作。城市和我刻板的作息時間表上突然出現了一個裂口，一個停下來、面對空白反思的機會。

「七○年代以後就有保釣運動、爭取中文法定地位運動、捉葛柏運動等等吧？眞是轟轟烈烈的年代，你們眞幸運，生在那個年代。我看了那齣電視片，眞惋惜自己沒趕上那樣燦爛的時光！」女孩子望着我，眼中流露出嚮往的神色。

我也知道一兩個有聲有色的故事，但不知怎的，我對那種作夢一樣嚮往的眼神，開始有一點擔心了。怎樣可以把那個複雜的年代說得清楚呢？我只是老老實實地說：「其實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在整個潮流裏面，好像睜開眼睛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但我沒做過什麼英雄的事蹟。我走在街道上，有時在人羣裏，有時落了單，停下來，想想。有時有所相信，有時，也有懷疑和憂慮。」

女孩子眼中的光芒消失了，她有點失望。每次我說眞話人家的反應總是這樣的。

「眞是個低調的人物啊！」她輕輕地說，低下頭來，沒有那麼熱切地望着我了。

六七十年代眞是個轉變的年代，在北面有文革滔天的巨浪，在西方有學生運動和嬉皮士的潮流。不能認同教條的思想，我們轉向西方的新思潮，種種新的藝術和著作，帶來新的衝擊，令我們看到香港過去種種條條框框的限制。《中國學生周報》的電影版和「第一影室」帶來了高達等法國新浪潮導演的電影，意大利的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瑞典的英瑪褒曼，令我們張開了眼睛，看外面的世界。

對本地文藝的不滿足，令我留連在舊書攤裏，去找五四以來被遺忘的作家。像沈從文等人的作品，在台灣和大陸都不能發行出售，我們卻在破落的舊書攤裏搜尋了一本又一本原版。我又向外國訂閱地下雜誌，偏僻的歐美新書。我學習翻譯，想在本地既有的文藝風氣之外追尋新的可能。

也許六七十年代到底還是個不錯的年代。六十年代開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文藝雜誌有《好望角》、《華僑文藝》（後來改名爲《文藝》）、《純文學》，但看的不一定是純粹的文學雜誌，反而是綜合了文藝和思潮等的雜誌，如《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盤古》、《明報月刊》以及後來的《七十年代》、《知識分子》。但有時也並不完全認同那些偏狹的文藝觀，某些小圈子排他的唯我獨尊的態度，某些青年導師的封建心態，但它們也的確介紹新知，起過作用。進步的連着迂腐，新的連着舊。要評價六十年代，我想我的態度是矛盾的。

七○年莫昭如創辦的《七○年代》，從外面帶來一股新風，在學運和辦雜誌兩方面都曾開創潮流，造成影響。正如後來陳冠中創辦的《號外》，初期在新聞特寫和文化分析兩方面都有特色，也是爲原來稍嫌保守的香港中文雜誌引入新品種。

一九七二年幾位朋友與我合辦了文藝雜誌《四季》，想在創作之餘，介紹南美的新小說，回顧五四以來被遺忘的好作品。還開闢書評一欄，評介當代中文新書，翻譯歐洲導演的電影劇本。這種種做法，本來是想對當時一些偏執的想法（由熱情而偏激，由執着變成偏見，由注重個性變成自我中心，算不算也是七十年代的一些特色呢？）提供另外的可能。

《四季》並不長壽，但同在一九七二年創辦的另外兩份路線相反的文學刊物《海洋文藝》和《詩風》卻辦了頗長的時間，比原有的《當代文藝》等雜誌辦得好，也左右了一段時間的文藝風氣。

七十年代還有《文林》、《象牙塔外》、《音樂與你》這樣的綜合性文藝雜誌，隨報附送的《娛樂一周》開風氣之先，電視刊物容納雜文專欄逐漸普遍。今天我們在香港普及文化方面所見的種種特色，如雜誌的多元化、雜文專欄的普及、文藝之寄生於娛樂刊物等等，回想起來，其實都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的呢！

而當我回想起來，想起思潮的發展，人事的聚散，雜誌的得失，眞是彼此牽連，難以割切，其中最深印象的，當然是一個一個不同的朋友了。

我上回是什麼時候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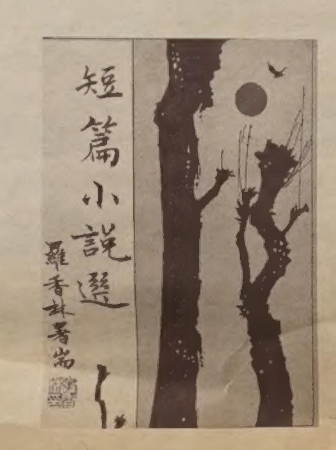
在對面，女孩子已經熟睡了。（我的患「七十年代後遺症」的朋友大概要寫自己如何智慧地放棄文學，而對座的女孩子鼓掌讚賞了！）也許下回我該問問她印象中的八九十年代是怎樣的。

我再喚一杯馬天尼。■

一、香港筆會所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1968年出版。

二、《中國學生周報》的小說曾輯成《新人小說選》，1967年。

三、六0年代有文社熱潮，文社除投稿星島日報的「青年園地」等地方外，也自費出版刊物。《藍馬季》是羈魂、路雅。許定銘諸位所辦，出了三期，66年停刊。中報周刊亦有介紹文社作品的《文社線》，其後成為獨立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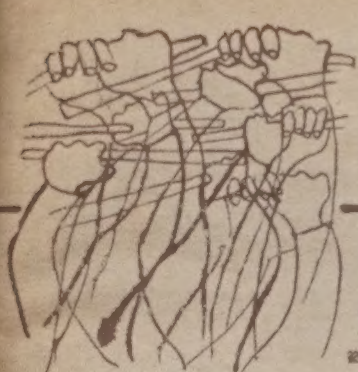




進入七0年代

這以後就是七0年代了？莫昭如回港搞七0年代雙周刊、前衛書店。匯合了許多不同的力量搞學生運動。一九七二年三份不同立場的文藝刊物創刊：《詩風》、《四季》與《海洋文藝》。三個不同的方向繼續在七0年代發展。《南北極》和《七十年代》創刊，繼續有更多不同的政、經雜誌。反貪污。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關社認祖。逍遙與不逍遙。我開始在報館工作，坐在吳昊的對面，每天一起挨世界。世界在改變，我們也在變。即使熟悉的中國學生周報也不能不變，不再由友聯支持，最後變成結束了。《香港青年周報》繼續下去，然後是《新周刊》，然後是《年青人周報》。巴西咖啡店。小克和莫國泉和吳漢霖他們的七人攝影展。覃權的逝世。朋友的離去。等待的始終沒有來。我喜愛的路易馬盧改變了，我喜愛的人狄倫也改變了。六0年代不知什麼時候不經不覺就這樣過去。這以後就是七0年代了？

學運與革命的挫折



文社綫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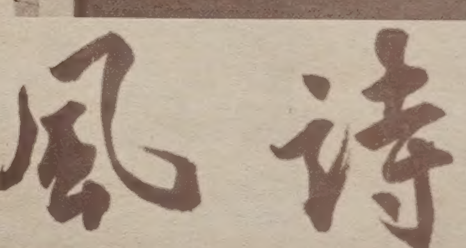
日本文壇傳奇人物

希臘政府怎樣對付

70年代

THE 70's BI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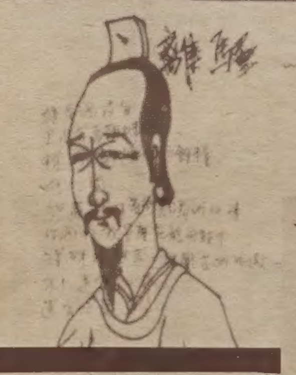
第24期 $ 1.50



第二期

POESY

詩風



第一期

南北極





殺人盈野的暴行

無政府主義

保衛釣魚台運動往何處



中國學生周報

The Chniese Students Weekly Biweekly

NUMBER 1111
5 November, 1973

每月五號・二十號出版

本期出紙二張半　第一一一一期　每份售價港幣三毫



一個新的開始
——談周報的改版

從這一期起，中國學生周報就以雙周刊的姿態和大家見面了。在上期，我們已經交待了周報改版的原因，現在就說說改版後的目標和做法。

周報是一張為青年而辦的報紙，一貫的目標既著重於傳播知識，討論思想，關心社會，也著重於提倡文藝創作風氣，介紹電影、藝術的潮流和活動。今後，我們將跟隨著這個目標作出革新，在態度上務求更加開放，容納更多不同的見解，不為黨派服務，也不走媚俗的路線。所有讀者的來稿，我們都願意接受，但不是無條件的接受，最重要的，先看稿的內容是否充實，態度是否誠懇。我們不希望周報先肯定一種立場，然後要求大家跟著這種立場去走，我們需要的，是百花齊放，是大家齊心協力探索出來的正確道路。

周報的內容分為十版。第一版是「特寫」，以生活和社會採訪為主，形式儘量講求活潑，內容儘量講求新鮮；第二版和第九版是「藝叢」換言之，取消過去的青少年版。由於「藝叢」範圍廣闊，如要全面發難，非有兩版篇幅不可！它的內容分兩大點：一、報導此時此地的藝壇活動，透過這些報導提出對藝術的看法或批評；二、採用專論、訪問或座談會的方式，評介藝術家及其作品，反映藝術上的種種潮流和問題。原來的文藝版，分為「松柏」和「綠草」兩版；「松柏」刊第四版，專登水準較高的小說和散文。「綠草」刊第八版，是同學嘗試寫作的園地；第七版由「詩之頁」和「譯林」輪流出現。原有的「書林漫步」版取消，新書介紹轉刊第六版「教育版」。希望經過這種調動後，文藝作品能有更集中的表現，而周報文藝版的新作者亦能循序漸進，從「綠草」演變為「松柏」。「生活與思想」刊第三版，以踏實、誠懇、開放的態度，討論生活、社會和國家的問題，遇到重要或特別有趣的問題，這一版將和特寫版配合出現。「學校生活」版改為「教育」版，以報導、述寫或批評的方式，反映現存教育問題和學生情況。同學可以在這裏發洩他們的苦悶，提出他們的困難，但更重要的，是共同尋找建設性的解決方法。從發洩到爭取，從抑鬱到開朗，教育版的目標是積極的。同時，這一版也歡迎抒寫學校生活趣味的文章。我們不希望擺出一副硬綳綳的臉孔，我們關心哀愁，也關心歡樂。「電影」刊第十版，評介現時上映的電影，介紹新電影和導演，報導此時此地的電影活動，也希望和有心人士主辦的電影會加強聯絡。我們需要新鮮的影評，一些真有個人觀點的影評。偏見的，口號式的影評，我們絕不歡迎。「快活谷」刊第五版，目標是莊諧並重，刊出來的文章是開心果，也是投向現實問題的利刃。

原則上，各版的安排就是如此。每一版的園地都是開放的，我們歡迎讀者來稿，而且會對來稿作慎重的處理。不過，必要時，為了對某版的專題作出詳細介紹，版面也會有所變動。例如：本期就撥出第四、七版，介紹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澳洲作家惠特。「松柏」調到第八版，「綠草」版改為下期刊出。

編輯部的成員，除文藝版外，都換上新人，而且大部份是義務工作的，大家負責的版面如下：——

黃展文編「教育版」；劉健威編「生活與思想」；也斯編「藝叢」兩版和「詩之頁」；李國威編「松柏」、「綠草」、「譯林」；也斯、李國威編「電影」；「特寫」「快活谷」由四位編輯聯合負責。本報每逢五號、二十號出版，敬希讀者垂注。

本報編輯部上

澳洲文學的巨人——惠特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是澳洲作家帕特里克・惠特。他的曾祖父是英國移民，他的父母在澳洲經營一個牧羊場，因為他們到歐洲生活了兩年，一九一二年在英國生下了惠特。惠特六個月大，便隨父母回澳洲小住，十三歲再到英國讀中學，英國學生看不起殖民地來的學生，對他十分歧視。四年後，他畢業了，回到澳洲，在牧羊場工作，開始嘗試寫作小說，但深感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不足，再回英國，考進劍橋大學，專攻現代語言文學。畢業後，到歐洲及美國去旅行，開始寫作小說，詩歌和戲劇。

旅行後，他定居於倫敦，先後寫了劇本「亞比西尼亞的歸來」，小說「快活谷」和「活人與死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他參加了英國皇家空軍，在非洲、中東和西部沙漠擔任情報軍官，以後在希臘工作了一年。戰後回到澳洲，在雪梨附近購置了一個農莊，定居下來，種植鮮花和蔬菜，同時也養狗牧羊。一九四八年後，他恢復寫作，每隔幾年就寫出一部長篇小說，使他聲名大噪。從一九四八年至今，共有八部作品——

一九四八年：「嬸嬸的故事」（The Aunt's Story）——一個老處女的悲劇。

一九五五年：「人樹」（The Tree of Man）——寫一個酪農的拓荒史和慘痛一生。

一九五七年：「和斯」（Voss）——借一個橫渡澳洲大陸的探險者的艱苦旅程，寫出了一百多年歷史的這個民族的精神面貌。

一九六一年：「馬車中的乘客」（Riders in tha Chariot）

一九六四年：短篇小說集「灼傷的一群」（The Burnt Ones）——共十一篇，背景甚廣，遠至希臘，近至雪梨，寫一些不幸的人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穩固的符咒」——一對孿生子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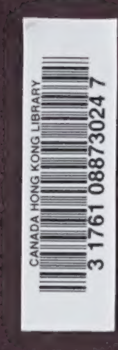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活體解剖師」。

一九七三年：「風眼」——寫一個垂死的富婆渴望得到平靜安詳，而在病床周圍的人卻展開了爭權奪利，勾心鬥角。

惠特的作品表現了獨特的澳洲精神，因此，獲諾貝爾獎。（本刊資料室）

惠特專輯

第七頁
第四頁




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
A Publication of Hong Kong Arts Centre Press 1994©

